

JTaw

# 蕉風

双月刊

4  
6  
6

九五年五、六月号

##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 MEI / JUN 1995

M1.50

PP 595 / 12 / 94

MITA (P) 344 / 12 / 94



在馬來半島東岸，有這番綿長美麗的沙灘  
 椰林，沙灘，小船，這是一幅多麼優美的畫卷

# 名画风波

文 / 凌鼎年

图 / 李德仁



夏芸在整理老爷子的遗物时，从一只破旧的樟木箱底发现了一幅皱皱巴巴的山水画，尽管陈旧且略有破损，但画面群峰隐于雾，迷迷蒙蒙，气势不凡。夏芸看了落款，兀自一惊：竟是已故大画家葛紫秋的《雾中华山图》。

葛紫秋是古庙镇的骄傲，被称为一代画坛宗师。其一幅山水画在海外换辆汽车，换幢别墅据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夏芸意识到自己捧着这幅画，实质上是等于捧了个金娃娃。

夏芸一向最喜欢小女儿，就把小女儿找了来。女儿在市里一家装璜公司当会计，耳濡目染，自然比她母亲更清楚这幅画的身价。她说：先得请人鉴定一下真伪，若非真迹，值不了几个钱的。

夏芸想想也是，就交给了小女儿。谁知女儿这一走，如鸽子断了线，再无音信。

夏芸只好去市里找女儿。女儿说：“已请人鉴定过了，是临摹之作，一钱不值。”

夏芸想也许吧，金娃娃哪有这么好抱的。只是真奇怪，这后，夏芸老想起这幅画，想着想着，她回忆起老

爷子生前讲起过与葛紫秋的交往……

夏芸想，不管这画是真迹是赝品，总是老爷子的遗物，自己有责任收藏的，也是一种纪念吧。于是夏芸就向小女儿索要这画。女儿不很自然地说：“假画，又破破烂烂的，放着生虫呵，我扔了”。

夏芸第一次觉得女儿与自己有了点距离。

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外面传说：古庙镇又发现一幅葛紫秋精品山水画，有人携一密码箱钱来收购此画……

夏芸还有三个儿子，三兄弟知道后，兄妹间原本还算不错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这个大家庭从此失去早先的和睦。最后三兄弟联名状告他们的小妹。

法庭多次调解不果，只得依法判决：葛紫秋的《雾中华山图》属夏芸所有。后经专家鉴定，乃葛紫秋真迹无疑。

这场官司经市报记者以《一幅名画的风波》见报后，夏芸一夜间成了古庙镇新闻人物，她进进出出都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半真半伪地叫她“富婆”。不到半个月，夏芸家竟两次被盗。家里被翻箱倒柜，就差掘地三尺了。不用说，窃贼是冲着

那名画来的。面对狼藉一片的家，夏芸整日里挂心吊胆的，夜来更有种恐怖感。

这倒罢了，最伤脑筋的是三亲四眷，今天这个来借钱，明天那个来索要。早先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也闹个名目找上门来。这个说孙女周岁生日，来请她；那个说儿子订婚，要她到场。这些要命的人情礼，没八十一百的哪一个也打发不走。

夏芸很悲哀，怎么如今这些人眼睛里都只有钱、钱、钱了。

夏芸为这幅画搞得心力交瘁。那天，她通知儿子、女儿等，说要当众立一遗嘱，竟一个不拉都来了。那天好冷，夏芸烤着火炉说：“老爷子留下的那幅名画很值钱，但假如有了钱，兄妹之间，母女之间、母子之间，以及亲亲眷眷之间，都因此而失去和睦，失去情谊，那这钱要了有什么意思。一切的一切都因这画而起，我恨这画，今天一烧了之，以断祸根。”说罢，把手中之画扔进了火炉。大伙惊叫一声，却欲抢不及。只一会，名画烧成了一只只飘飞的黑蝴蝶。

夏芸的家从此恢复了平静。

不久，夏芸郁郁而逝。丧事冷冷清清。

夏芸死后不久，这个家又不太平了。据夏芸女儿说：“母亲烧掉的是伪画。那么真迹呢？——藏哪儿了？给谁了？谁拿了？——谜一样！”

兄妹之间再没有和睦过，你猜疑我，我猜疑你。然而《雾中华山图》至今踪影儿不见。



编辑顾问：白 垚 编辑部、出版：  
 郑良树 Malaya Publishing &  
 梅淑贞 Printing Co. Sdn. Bhd.,  
 紫一思 10, Jalan 217, 46050  
 曾梅井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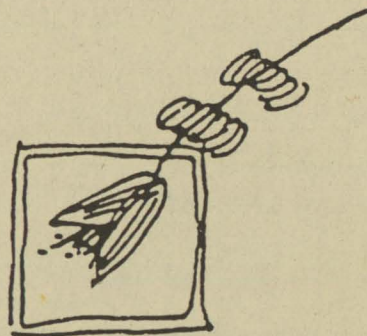
编辑：姚拓  
 许友彬  
 小黑  
 朵拉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 【编辑人语】

# 剧本创作



## 目

## 录

<b>【电影剧本】</b>			
黑水驿站 (上)	潘雨桐		38
<b>【彩色文章】</b>			
名画风波	凌鼎年	封面内页	
明天起你就来上课	于青	封底	
<b>【编辑人语】</b>			
剧本创作	编者		3
<b>【散文】</b>			
繁华的图腾	林幸谦		27
(第十七届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类评审奖)			
黄土高原上的大傻瓜	郑良树		34
<b>【诗】</b>			
14行诗 6首	杨平		19
因为赶不及 94年的列车	光胤		25
天与地	傅家慧		26
绳	苑草		26
<b>【评论】</b>			
朝向脱轨的路	张光达		4
(马华后现代诗举例)			
论姚拓小说的喜剧效果	刘秋得		8
精神与生态系统	鲁枢元		13
<b>【封面图画】</b>			
丁加奴海岸 (彩墨)	黄乃群		

根据新闻报导，马来影片 Pendekar 在中国大陆的销路相当不错。这是令人惊奇，也是令人高兴的消息。近年来，马来影片积极发展，直接栽培了一批剧作家。尤其是马来电视剧场，更带起电视剧本的创作风气。

在我国，华语（也包括粤语）电视、电影的制作正在起步。随着政府渐渐地将电视节目本土化的策略，相信反映本地色彩的华（粤）语电视剧本将会相应增加。我国的文化有自己的浓厚色彩，有很多领域和题材尚未有深入挖掘展现，无疑是有心向这方面发展的作家的丰富资源。本地电视剧并不需要跟在香港制作的电视剧的后头。

本期发表的剧本〈黑水驿站〉是小说家潘雨桐的一个新的文学尝试。剧本创作比其他文体更寂寞。不过，声色的演释也是最刺激的。

让我们快乐地期待吧。

· 编者 ·

# 朝向脱轨的路

## ——马华后现代诗举例

最近几年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今马华文坛是否有后现代文学。以前我一直不敢确定，虽然我曾在一些评论文章里提过后现代主义，也尝试运用其文学技巧解构了某一两首诗。我一直不敢确定，直到最近几年我阅读到一些诗，大部分是年轻人的诗，诗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昭然若揭。我想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事实，时代的变迁，工商文明的发展，我们年轻的一代，生活品味思想意识也随着改变。我们的马华诗人，展现一种崭新的后现代风貌的创作取向自是不足为奇的事。

所谓“后现代风貌”，有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是一种怀疑的诠释学。他质疑统领潮流的新批评和结构主

义，他质疑这些批评方法的能力及深度，他甚至质疑自己——解构和重建相行不悖。

一般人看后现代文学，只看到其中的两大特质：解构和崩坏。德希达

(Jacques Derrida) 认为叙述主体是语言中的差异之自由游戏运作所产生的效果，永远在语言的大海中载浮载沉，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没有起源也没有终极目的，更没有一个中心。在叙述主



体的语言运作下，一切事物将被解构、崩坏，摧毁……其中还包括了“播散”(dissemination)。播散的经验令人振奋，在忧郁啃噬嘲弄般情况下所产生的喜悦。

我们第一个“播散”的例子是苏旗华的诗〈恐龙与超人〉：

我对你的肉欲的爱起先无非只是

一个单细胞生长到成熟期就会死亡

分裂成两个单细胞死亡分裂为四个单细胞

死亡分裂为八个单细胞死亡分裂为十六个单细胞像龙

挫败绝种以后仍使用各种生物的名字继续生存 繁殖 进化或者堕落 微笑

从爬虫的记忆底层 唤醒越过思维山谷深处的火车厢里旅客群中

一只小恐龙

引起纯粹感官的交配的冲动和要成为

霸主的犯罪感

诗中的“我”对“你”有一份爱欲，这份肉欲的爱导致单细胞从生长成熟然后迈向死亡。死亡或者分裂等字眼，正是后现代文学所津津乐道的“崩坏”、“摧毁”、“坍塌”、“破坏”

……的力量。很多传统派学者不明就理，常常对这些带有负面意味的字眼大加挞伐，他们把这些字眼等同于消极。其实不然，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说：“解构的过程，读者面对一连串滚动、蔓延、破坏、摧毁、嘲弄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也同时产生了微妙复杂的化学反应，在长期发展之后自成一个系统……”这种解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德希达称为“播散”，而这一点正是一般结构主义批评论者进行评析时所忽略的。

在我们还没有谈这首诗所释放出来的“播散”力量之前，且让我们回到诗的正文。这首诗具备后现代诗的特征：

1. 匿藏主题
2. 内容与形式有分离的倾向
3. 支离破碎的心理描写

以上三个论点是以新批评中的“结构”观点视之，但如果以“解构”的角度来看，匿藏主题则变成剥离主题。分离的倾向和支离破碎则造成播散和展延(关于展延，容后再谈)。诗中死亡的比率愈来愈大，造成分裂的比率也愈来愈大：1、2、

4、8、16……如此下去，死亡的阴影庞大得失去控制，但愈来愈多分裂出来的单细胞将会继续生存下去，使用各种方式和姿态继续生存下去。一股源源不绝，生生不息的生机不断地涌来退去，退去又再涌上来。这种暗流汹涌的力量转变成排山倒海，令人惊喜。“我”退化或者堕落，以微笑面对，朝向另一条脱轨的路走去。以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里的“微笑”，不是苦笑，不是强笑，更不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笑。这是历经死生循环后坦荡的播散力量，读者只有在解构过程中才能深刻的感受。这种播散力量充满了甘美和智慧。

此诗否定了死亡是一切事物的终点，获得新生的事物也不是一个起点，它永远都要面临另一场死生循环的下一刻。他没有开始，也不可能永远结束。他会继续脱轨/循环。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逐句逐行的肢解这首诗的结构和意义(?)。我只是想指出这首诗表现出后现代文体中一股源源不绝的播散力量。这是一种积极的不懈的活动，他揭示了语言游戏乃是一种活动的意义。

第二个播散的例子更富

意象性，诗语言也表现得更潇洒和精确。这是摘自陈强华《和遽变的文字》一诗其中第四节：

我应该这样说  
思想里一定有死亡的蘑菇  
急速地腐烂，再三  
以梦显现

曾经写过的那些诗句  
动作迟钝，反应缓慢  
解开装满诡计的口袋  
把幽禁在字典的文字眼罩  
松散下来  
凝聚一种锯齿状的力量

我应该这样说  
总在重复那个梦境  
雨过天晴后的森林  
一千朵蘑菇  
一万朵蘑菇  
却属于这丰茂的腐蚀  
根须的  
不断地繁衍

诗中人体认到自己的思想受理体中心传统模式的支配，并且这个思想模式受到后现代经验的撞击，产生了所谓“后现代的不断演化”（going on of the post-modern），传统强势神话面临解构岌岌可危。这种演化导致诗中人的思想急速地

腐烂死亡显现，他醒悟于那些步入死亡的诗句“动作迟钝，反应缓慢”，他期待的是“凝聚一种锯齿状的力量”。但读者在诗中人不断繁衍的蘑菇中又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又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播散”。

娜塔莉·萨洛特认为后现代的世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一个比喻、一条细线、一堆意念，无动机地带动全面，不连贯地跳接、滚动、蔓延、飞跃、摧毁、嘲弄，持续变动，在时间的流失中负载所有的人和事向前，向四方扩散，没有任何边界可以抵挡。这正是播散的要义。由此来看上述引诗、诗中人“总在重复那个梦境”，是可以理解的。他欲获得“一种锯齿状的力量”，他就必须努力去“保留”每一时刻的经验。所谓每一时刻的经验，贯穿“过去”和“当前”。“过去”和“当前”的衔接不是浪漫主义式的说讲故事。努力要把故事的前因后果井然有序地排列出来，形成传统学派所称的前后顺序，这套理论早已为后现代学者所推翻。德希达认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无止尽的展延，也就是说“现在”只有

在保留“过去”的情况下才能体认，可是吊诡的是“保留”的时刻是存在于“过去”，还是存在于“现在”？如果是在“过去”，那么“现在”根本还不可能被保留；如果是在“现在”，它就不可能是“保留”。这个辩证支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保留。时间的河流一点一滴的消逝（或说时间的展延），前后顺序被无止尽地拖延，空间的实存也被解体，就像一粒水晶球被打成碎片，每一个碎片散落各个角落，犹自闪烁着特异的光芒。这光芒可能是一个幻象、一个假形。时间上的不配合（产生 de-ferring）和空间上的差别（或说异 dif-ferring）构成后现代美学两大支柱。

陈强华诗中“一千朵蘑菇 / 一万朵蘑菇 / 却属于这丰茂的腐蚀”，正是空间的异配合时间的延，扭曲了原来理体中心的比喻——蘑菇丰茂盎然的生机和触目惊心腐蚀的繁衍。作者写来看似不费气力，表现上也不含丰富的感情，其实这些无深度语句平静的比喻后面隐藏着一种暗流，一种痛苦，足以摧毁一切。这种感受在陈

强华另一首诗《地下道》表现得更淋漓尽致，精彩动人：

我终于甦醒过来  
勇气诞生于沮丧  
胆量诞生于死亡  
我非要走出黑色沼泽  
穿越心底最深的一条地下道  
一种窒息的空气  
窜流在可预知的未来  
我将在路口与你会面

我实在很累倦  
在长途跋涉与摸索  
在寻找光源的努力之后  
面对着燥热的气温  
最容易引起狗的怀疑

我总是疑神疑鬼  
坐立不安  
辞不达意  
……………

诗中播散的力量源源不绝，令人惊喜。诗末几句：“最终发现 / 其实曲折穿过 / 从一个出口 / 转入 / 另一个入口”，这条曲折的路，路的出口和入口变得模棱两可，正是因为时间空间上的延异，形成一条脱轨的路。诗人可能意识到他正走在这条脱轨的路上，一切离开理体中心愈来愈远，无时无刻不在解体、离散、混乱、焦虑、颓唐。但这一切更接近宇宙万象的本质，更接近后

期工商文明的中心。

我以苏旗华和陈强华的诗举例，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或其他后现代风格的诗作者有意遵循德希达的理论来作诗，更贴切的说法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种似曾相似的经验，后现代的经验。

参考资料：

1. Nathalie Sarraute, Do You Hear Them?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3)
2. Robert Magliola, Derrida On The Mend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论姚拓小说的

## 喜剧效果

也许，人总是活在记忆中，至少对于姚拓本人是如此，过往旧事，对耽于怀旧的姚拓来说，总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童年往事便是他一贯喜于追述的情怀；而在他小说世界里，创作视野虽已沿着他那漂泊的轨迹而得以扩延，故事的背景也不再囿于故乡故土那片狭小的空间，但是，怀忆旧事，仍然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他说：“我写的小说，大都是亲身经历或真人真事。”(1)观姚拓的小说创作，绝大多数是对他身边人事的描述。真实，构成了他创作中有力的骨架。然而，姚拓小说创作的成功之处，当然不仅仅在于故事情节的真实性，而主要在于，他总是以一种幽默谐谑的笔触，向我们追述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个个“如

此荒唐、滑稽，却又如此的美丽与有趣”(2)的故事。因而，真实，也自然地成为姚拓小说中幽默风格的生命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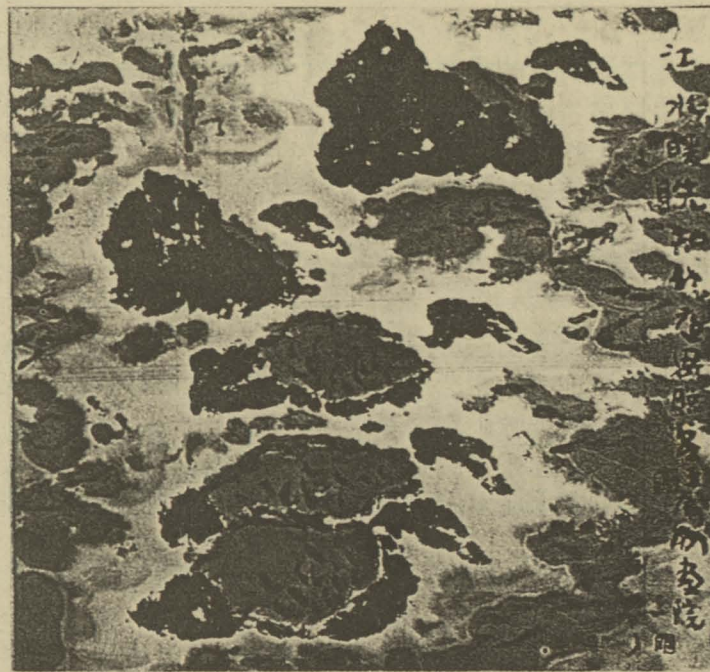
幽默往往是引人发笑的。然而，幽默所引出的笑声，既可以是由于谐谑讥诮而发出的含有讽刺意味的嘲笑，也可以是由事物滑稽有趣而引起的逗人开心的微笑，因为在幽默的本身，就包含着几种不尽相同的喜剧效果。譬如，我国清代的吴敬梓、美国的马克·吐温都是文坛公认的讽刺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塑造一些滑稽丑陋形象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引起的就是一种讽刺性的嘲笑；而莎士比亚的喜剧则不同，格调清新、愉快、活泼，对生活充满信心，引起的便是幽默的微笑。在姚拓的小说中，不仅

有由于谐谑讥讽而引出的嘲笑，也有幽默有趣、令人轻松的微笑。然而，在他的小说里，既看不到《儒林外史》式的嬉笑怒骂；也没有油腔滑调地让人哈哈大笑。姚拓更加倾向于温柔敦厚的幽默，即使是对于市井间的丑恶现象，他也极少采用严厉的斥责。这与老舍的创作风格极为相似。老舍便说过：“幽默者是个热心肠儿，因为他表现心怀宽大。”(3)姚拓毕竟是一个开朗向上而又善良和蔼的乐天派，他在用谐谑的笔调去描绘暗淡的人生时，多少还留下了一片晴朗的天空——总是把对邪恶的憎恨与谩骂，转化成为一种幽默而轻松的调侃与嘲弄，从而使小说充满着浓厚的喜剧色彩。

幽默谐谑，确实是姚拓小说创作的主笔调，而这种

幽默谐谑的创作定势，则与他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姚拓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奇书”。从乡间“顽童”到军人，继而弃戎从笔，舞文弄墨；一生闯过大江南北，尔后又只身漂泊南洋。丰富的人生阅历，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命运的坎坷与周折，又使他对世道的变易渐渐地趋于淡漠，原来那种锐利的思想棱角，也被无情的岁月磨得光滑浑厚，而军人的乐观又使他在对命运的默默确认过程中，养成了这种幽默调侃的性格。他惯于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审视人生，却更善于用幽默谐谑的笔触去描摹人生！

对姚拓这样一个求真求善的性情中人来说，他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和平恬静的生活，这在小说创作中，就表现在对生活琐事形象描绘上。关心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命运，已经成为姚拓创作时摄取题材的一个重要依据。诚如戈理所说：“事物越平常，诗人就要站得越高，才能从平常的东西中抽出不平常的东西，才能使这种不平常的东西成为完美的真理。”(4)一个艺术家能够在描写“小人物”的日常生



活时取得成功，这更显示出他艺术功力的高超！姚拓非凡的艺术造诣，正表现在他能够把发生在身边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提高到人生问题的高度来加以描述。姚拓也拒绝用绚烂的色彩去粉饰人生，而是习惯于用谐谑的笔调来揭露人世间的炎凉与淡漠，来揭示“现实社会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和人际间的一些非正常的关系”，(5)给生活蒙上一种阴郁的色调，让读者在苦笑的背后去品味苦涩的人生。如

在《义务媒人》中，就运用谐谑的手法对金家阿姨这个泼辣专横、贪婪虚荣的女人作了深刻的描绘，她竟然不知廉耻地以自己那位敦厚老实、其貌不扬的女儿作“本钱”，对未来女婿夏大福进行刻薄的敲榨和刁难；她一贫如洗却又虚荣好强，要她的女婿在婚礼上大摆酒席，宴请她的乡邻，而在被宴请的人中，许多竟然连她也不相识；而吃尽苦头的是她的女婿，他原以为结婚可以给他带来幸福和温暖，但谁知

事与愿违，——为了结婚，他不仅花尽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负债累累，陷入困境！现实与愿望的相违相悖已使人啼笑皆非，而金家阿姨这个滑稽的丑角，更为我们表演了一幕幕引人发笑的丑剧。然而，在掩卷静思之余，却慢慢地品尝出这种发自我们内心的笑声，竟然浸透着如此呛人的苦味！在谐谑滑稽的背后，原来蕴藏着作者对于炎凉世态所发出的如此无可奈何的嗟叹！正如别林斯基在评论果戈理的小说时所指出：“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这里有着多少诗，多少哲学，多少真实！”(6)

姚拓还常常运用对比的手法来烘托谐谑的氛围，在相互比照中，荒唐滑稽的越发放荡不羁，悲凉伤感的愈叫人寄予同情。如在《矮冬瓜》中，塑造了英俊威武却又道貌岸然的阿苏，以及矮丑无比却又心地善良的“矮冬瓜”，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对比，对世间的美丑观念提出了深沉的反思！矮冬瓜既矮又丑，当然不会是阿苏恋爱的对象，而只不过是满足阿苏那种近乎病态的生理需要的泄欲工具而已！矮冬瓜所遭受的不幸际遇，

正有力地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在这一类作品中，姚拓那种冷嘲热讽的创作风格表现得极为突出。诚如陈鹏翔所说：“在姚拓的小说世界中，嘲弄（laughter）实为他创作逻辑中的关键。”(7)姚拓正是运用这种嘲弄的写作手法，把那个荒唐、滑稽的世界，生动形象地突现出来。

谐谑不仅仅表现在人物行动的前后矛盾，而且表现在人物言行的上下相悖。俗话说，“言为心声”，人物自身的言行不一，往往也是令人发笑。姚拓笔下的王连长本来是个粗犷鲁莽的军人，每当他看到部下在谈论情爱时，总是坚持他那“女人都是婊子”的“高论”，大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滋味；但是，当他与“桔子西施”相爱后，他却变得如此温柔多情，在《四个婚姻的故事》中，他居然率先结了婚，而且最后为了老婆孩子，竟然当了逃兵！

谐谑的背后，尽管常常隐含着某些苦涩的成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心中积压已久的失落与悲伤，然而，它作为喜剧性作品一道必不可少的主菜，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愉快轻松的风

格，一种活泼明朗的境界。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8)也就是说，在喜剧中，丑往往力图炫耀为美，无价值力图装得有价值，结果被戳穿，被撕破，于是笑料产生。而喜剧的要义就是写出人物的佯装，写出人物自身行动的前后矛盾，以及人物自身言行的上下相悖，同时给予揭露。在姚拓的笔下，无论是贪婪虚荣的金家阿姨，还是道貌岸然的阿苏，他们都是这样竭力佯装他们的丑恶本质，但狐狸虽狡猾，却也无法藏起自己的尾巴，最后都在我们面前现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从而收到了显著的喜剧性效果。

如果说，姚拓喜欢对周围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进行嘲弄和讥笑，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浓郁的谐谑风格，那么，他对身边发生的寻常小事，往往更是涉笔成趣，喜欢以极其轻松欢快的口吻加以描述，也不失其幽默的韵致。如在《火车上的滑稽剧》里的小青年，竟然把周围的乘客都当做“扒手”的嫌疑，甚至让荷枪实弹的黄排长对他们进行强制搜查，而当他发现自己的钱还完好无缺地缝在内衣口袋里时，

他与黄排长都羞愧得无地自容，只好偷偷地换了火车溜走了。

人物的形神相悖、名不符实，往往也是令人发笑的。《神经汉》里的“关云长”，虽然身材巍峨，却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在被请为一个女病人作保镖时，竟然如此胆颤心惊，甚至趁人不备，逃之夭夭；后来为了避免惹事生非，竟又易地而居，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爱情，常常是文人骚客吟咏歌唱的主题，但在不同的作家笔下，爱情又是各具韵味的。姚拓作为一个热情乐观的作家，在触及年轻男女的情爱问题时，他也总是乐于以一种幽默轻松的笔调，为情爱中人安排一个喜剧性的结局。例如在《九个字的情书》里，男主人公爱上了那位天天与他同坐一班“蓝色巴士”却又互不相识的女孩，当他怯生生地把那封伤透脑筋写出来的、仅有

九个字的情书交给女孩时，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也收到那女孩一封同样简短的情书！这种喜剧性的巧合，给人一种富有哲理性的启示：无论世态如何炎凉，真情总是永在的！与此格调、手法相似的，还有《约会》。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更是独具匠心。男主人公手揣着戏票站在戏院门口苦苦地等待他的情人，可惜，任凭这位痴情男子如何望穿秋水，女孩就是千呼万唤终不来。正当他焦急难安、爱恨交织时，女孩终于在他蓦然回首间，象一阵春风飘然而至，男主人公惊喜若狂之余，只好搜寻那两张早已被他揉皱了的戏票！在这两篇小说里，姚拓对于情节结构作了匠心独运的安排，使故事情节在迂回曲折中展开，让读者在绷紧了神经之后，突然间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释放，在困顿迷惑中突然豁然开朗，因而发出一种愉悦舒爽的微笑。

有人说：“心理学侵入小说，是新文学的一大收获。”(9)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的传统小说，往往只注重情节的构架而忽视心理的刻画，这势必削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剖析。



姚拓善于借鉴西方的文学手法，在注重安排故事情节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刻画。更重要的是，姚拓善于利用心理描写来渲染幽默的艺术效果，增强喜剧气氛。如在《夺妻之恨》中，仇荣对杨芝霞的爱恋之情是何其深沉，但由于他生性怕羞而未能表白；对情敌张贵保的“夺妻”行径是何其愤恨，却又因为自己胆小而不敢报仇。如果人物内心有着某种强烈的愿望，积压着浓重的苦闷，却找不到泄露的突破口，只好隐而不渲，而外在表现出来的行为又与内心的隐秘大相径庭，那么，这个人物表现出来的言行往往就是乖戾悖谬、滑稽可笑的。小说里的仇荣，就因其内心的思想无法付诸行动，而表现出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言行举止来，从而把仇荣的失恋之痛和对情敌的切肤之恨刻画得淋漓尽致。又如《九个字的情书》中，作者把那位主人公陷入初恋时那种既紧张又迫切、既甜蜜又痛苦的感情历程刻画得极为逼真；再如《约会》中的男主人公，他因苦等情人不来而表现出来的那分焦躁不安、既爱又恨的愁绪也跃然纸上。

有人说，爱情常使人变傻！在姚拓笔下的这些情爱中人，更是个个都傻得可爱。在爱情的云雾里，他们往往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理智，甚至流露出一些幽默滑稽的言行来，引人发笑。

姚拓正是运用了幽默谐谑这种富有艺术韵味的手法去抒写人生，既有对黑暗事物进行委婉而有力的讽刺，也有对美好事物进行轻松幽默的颂扬，真正做到了“威而能谐，婉而多讽”。<sup>(10)</sup>幽默谐谑，确实象一股清新活泼的泉水，融汇贯通在姚拓的小说创作中，让读者在浓烈的喜剧氛围中，既看到了社会的灰暗面，又领略到一种愉悦轻松的艺术享受。

姚拓在生活是一个执著的人。几十年如一日，他总是凭着那种独特“扳茶缸把子”<sup>(11)</sup>的精神，尽心尽职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人，终于在马华文坛上卓有建树，被尊称为马华文艺界的“耆老”。<sup>(12)</sup>然而，执著与固执往往不可能同日而语，在艺术的追求上，姚拓常常是乐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的。在小说创作上，通过渲染幽默谐谑的氛围来增强作品的喜剧效果，固然是他创作的主要特色，但其作品的优秀

之处又何止这些呢？而且，随着他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断探索，我们相信姚拓的小说艺术将会日臻完美的。

#### 注释：

- (1)姚拓：《姚拓小说选·序》
- (2)姚拓：《四个结婚的故事·序》
- (3)老舍：《论幽默》，《宇宙风》（1936·8·16）
- (4)转引自汪应果：《巴金论》，第372—3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版
- (5)吴小如：《试谈中国讽刺小说（代序）》，齐裕琨、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6)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 (7)陈鹏翔：《姚拓小说里的三个世界》
- (8)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9)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
- (10)鲁迅语
- (11)姚拓：《墙头上的小红花·扳茶缸把子的日子》
- (12)李锦宗：《姚拓的文学历程》

# 精神与生态系统

鲁枢元

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1992年，联合国召集更多的国家在巴西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其宗旨皆在尽快解决紧紧逼迫着人类的生态问题。然而，20年过去了，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全球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从局部看可能有所改善，从整体上看，却在进一步恶化着。资源紧缺、耕地缩小、人口剧增、物种锐减、森林与草场退化、水源与大气污染、臭氧外逸、酸雨成灾，面对自然与环境频频向人们敲响的警钟、亮出的黄牌，人类显得捉襟见肘、手忙脚乱。

截至目前，人们仍然只把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

会管理的完善上。从整体实践看，效果并不显著，从系统理论上讲，并非没有疑惑之处。翻检一下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今日面临的生态困境，总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伴而生的。比如，铁器耕作器械的发明带来了水土的流失和土地的沙漠化，工商业大都市的繁荣则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与环境的严重污染。更先进的技术带给人类的也并不全是福祉，同时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原子能的开发带来核辐射的祸殃，微电子技术的推广则给人类的生存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电磁波污染。况且，地球在宇宙间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任何局部上的获益，都

很难不对整体造成伤害。比如，当今市场上大量倾销的洗涤剂、洁净剂、润泽剂、芳香剂可能使某个购买者的“个人卫生”立时得以改观，然而，这些商品的大量制造、包装、营销却给人类社会的整体环境带来更多的化学污染与垃圾污染，这些污染最终还必然降临到每一个体存在的人身上。这正如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里，家家安装空调设备，人人希望把室内的污浊空气排放到室外、把室外的清新空气吸入室内，所谓“室外的新鲜空气”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空谈。

据说，一些科学家已经做出新的大胆设计，策划着当地球上的污染不堪忍受时，便将地球扔掉，像扔一

图 / 梁照堂



只破鞋子一样，从而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把人类搬迁到月球、火星或别的什么星球上去。一些幻想中的“宇宙村”已经有了一套一套的方案。且不说整个人类搬一次家是多么困难，即使这种尝试成功了，月球或者火星能够逃脱人类对它的污染吗？人类的宇航事业仅仅起步不久，人类制造的垃圾已经飞上了太空。卫星的残骸、飞船的弃物已经给地外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

人，其自身已经成为自然生态的天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环境败坏。这真是一个让人扫兴的结论。

人类大约尚未料到，正当人们试图以高科技的手段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时候，生态的危机却正伴随着高新科技的推广普及，向着人类生存天地的纵深领域扩展。有人曾以生产力的开发为尺度，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划分为四个阶段：

采集与狩猎时代，人类学会使用石器与火，发明了弓箭与陷阱，从而导致一些物种的减少乃至灭绝。

农耕时代，人类掌握了铁器和农具，发明了“刀耕火种”、“驯养放牧”，创

造出“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水土破坏、耕地流失、沙漠蔓延。

工业时代，人类制造出蒸气机、内燃机、发电机，发展起水陆空交通运输以及冶炼、化工等产业，给自己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造成资源紧缺、江河污染、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环境灾难，人类的机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所谓“马斯河谷事件”、“熊本水俣病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只不过是一些引爆新闻热点的案例，事实上，类似的灾难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

当今社会已进入所谓“信息时代”，人类发明了集成电路、激光电缆、生物遗传工程，发明了电脑、机器人。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高科技时代，人们惊喜地看到，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管理手段有可能缓解以往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于是，技术与管理在生态科学研究中受到更多的信赖。

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到了电子时代真的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问题恐怕并不如此简单。仔细考查一下，随着人类社会日益向着“现代

化“后现代化”的推进，“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这些所谓“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很可能正是与“电脑”、“电视”、“电子游戏机”、“电子复印机”、“电子计算机”、“无线电话”、“激光唱盘”、“卡拉OK”、“MTV”以及“试管婴儿”、“异类杂交”、“大脑移植”、“基因再造”等超时代的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所谓“第三次浪潮”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很可能是一种人类内部的、精神空间里的危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

生态学研究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自然生态研究或社会生态研究，无疑都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生态学研究对于人类合理利用天然资源、切实开展环境保护、努力缓解生态危机、慎重推进社会发展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纵观目前生态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停留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层面和外部层面，即只是关注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在物质能量方面的交流和转换，因而人们总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和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其自身发展的全部关系来看，这样的生态研究可能是有缺陷的。

五台山下，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僧固执地对我说起：一亩地可以养活十个人，人类生存的这个南瞻部洲，足以使八百亿人安居乐业。现在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人心太坏。老僧姑妄言之，固然不须对谁负责。老僧话语中提到的“土地”和“人口”，无疑是目前人类生态难题中的两大因素。在“土

地”与“人口”之外，老僧又引进一个变量：“人心”。“人心”，对于生态学的统计公式来说，应当是一个更重要、更富变化性的指数，然而，却被人们一直忽略了。

人心是什么？是人的心理、心境、心向，是人的欲望、需求，人的情绪情感，人的是非善恶，人的意向选择，人的意识观念，人的信仰理想，即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从佛教的立论看，人心是有好坏之分的。宽仁博爱、清净澄明的是好心；痴愚贪婪、强梁霸道的是坏心。

人心，或曰人的精神境界，与自然生态果然相关吗？“殿堂无灯凭月照，庵门不锁待云封”，这是一座深山寺庙的楹联。得道高僧心境空明澄澈，与天光云影浑然一体，因此“灯油”也省了，“锁钥”也省了，资源节约了，污染不存在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低能量消耗”生活方式。信仰的力量、内在的精神充实，削减了外在物欲的追求，精神能量的升华替代了物质能量的流通。人们可以指责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不可能剃度所有人都去做和尚，不可能把现代人拉回到原始时

代生活中去，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着的生活方式，一种真实存在着生存智慧。

与此相反，在一个以技术与金钱为发展尺度的社会，比如美国，一位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一生中平均要消费掉6万公升汽油，70吨煤炭，31.4吨钢，750个电灯泡，8486磅肉类，17500个鸡蛋，28600个易拉罐，250件衬衫，115双鞋子，5100公斤塑料，同时制造110吨垃圾。按照这样的标准，不要说一亩地养活10个人，就是10亩地养活一个人，怕也很紧张了。面对有限的资源，面对岌岌可危的环境，面对生计维艰的芸芸众生，是谁给予了这些人狂滥消费的权利呢？从生态学的立场看，这些文明发达的西方人显得多么没有“良心”！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富有的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正作为全体人类的幸福理想被效仿并且张扬着。穷人们做梦都想富起来。孱弱的地球，能够容纳得下五十多亿饕餮般的生物吗？

人类付出的许多努力不外乎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幸福

的生活，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却总是不能达到，相反，人们付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常常使自己走入歧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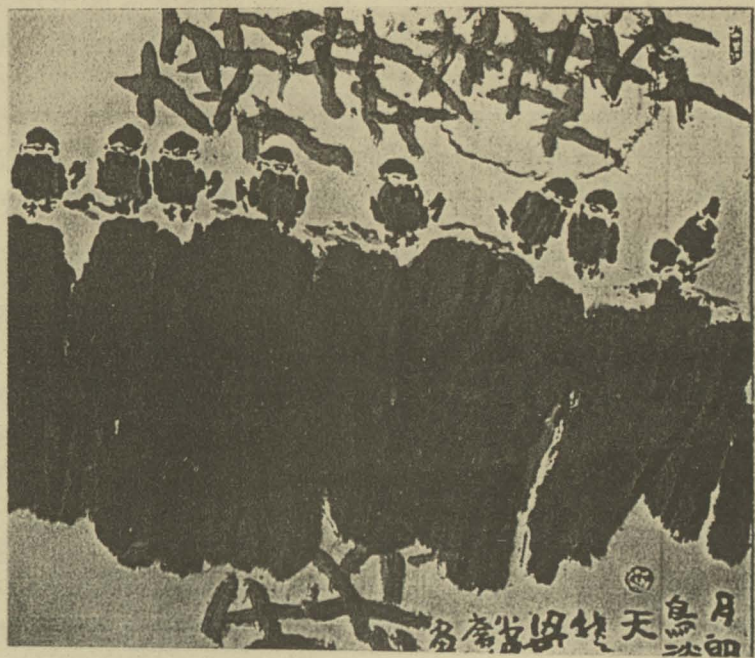
在沿海某地，我亲眼看到人们砍去林莽、挖掉岗峦、海湾、修起马路、盖上高楼，在一片沉寂的荒原上建造起来现代化的都市，一座富丽豪华的人造天堂。较之先前的贫穷与落后，这或许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但是，人们为了这一个“进步”付出了何种代价、即将蒙受何等新的创伤，尚无人探讨。

这座天堂的建造在何种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尚未待言；这座“天堂”中的公民果然就生活得幸福无比吗？

一天黄昏，我徜徉在这座天堂的腹地，星河般灿烂辉煌的霓虹灯、高射灯，密集的飞驰而过的轿车、摩托车，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各类商品货物，扑面而来的浓烈的汽油味、烧烤味、脂粉味、汗渍味，使我真切感觉到“高物质”“巨能量”在这个都市中的飞速流动。细审之，这一物质能量的激流大约存在着两极，一极是公司、银行、股票、期货、谈判、合同等所谓“生意场”，一极是餐厅、酒吧、

夜总会、游乐中心、桑那、伦巴、KTV、XO等所谓“娱乐场”。一端是惨淡经营，一端是恣意享乐。高科技、高效益、高消费使现代都市人挟带着巨大的物质能量在高速运转，货币的沟通取代了心灵的沟通，电磁波的联系取代了骨肉亲情的联系，操作的成败掩蔽了人格的优劣，性的商品化取代了爱在精神渠道中的升华，电子游戏机与卡拉OK厅的普及取代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纯净的宗教信仰已荡然无存，仅存的是店堂后壁赵公元帅神龛前的炎炎香火，那信条也只剩下了“快快发

财，多多发财”。在这样一条汹涌澎湃的物质能量流中，人活得健康吗？幸福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现象是：在这个天堂般繁华的都市中，街头的“医药店”在急剧增多，其中销售的药物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曰补药、春药；二曰花柳病药。滋补之后是渲泄，泄出了毛病维修之后再补再泄。体液生物性的聚敛与渲泄，性器官的超常规超负荷使用，使现代都市人的内在机制陷入“高物质低层次”的劣性循环之中。人们的精神升华渠道淤塞了，也就是说人类的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欢



乐和愉悦的源泉废弃了。

“人有病，天知否？”处于如此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是幸，还是不幸？

从60年代以来，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综合关注的对象。对生活质量的衡量被区分为“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外在尺度”、“内在尺度”、“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个密切相关而又取向不同的范畴。“幸福”不只存在于人们对外物的掠取与占有，“幸福”同时也存在于人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奢侈的肴馔、昂贵的服饰、豪华的轿车、富丽的包厢不再作为幸福生活的最高标准，而人性的涵养、心灵的丰富、对自然的体察感悟、对存在的玄思冥想、对未来的痴心向往，这些非物质性的、非功利性的价值，也将成为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源泉。

“七八个星天外，三两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稼轩诗歌中的意境。现代都市人可能不知道，仲夏之夜、村头田边，数数星星、听听蛙叫，比起夜夜伏在钱

柜上查点钞票，别有一番风趣。

鲁迅先前说过：灾区的饥民大约不会去种兰花的。后来我们就常把“种兰花”当作封建遗老的闲情逸致批评。其实，那罪过并不在“种兰花”，而在“饥饿”。假如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们仍然只知道拿了兰花、菊花煮鱼肉丸子汤下肚，而不知道欣赏兰花的气息与精神，那就真的是人们自己的粗鄙了。

**精神的资源是蕴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资源，真正的精神“消费”并不单单是消费，而同时应该是精神的“创造”。**精神的生产是一种“低消耗高层次”的生产，人类的开发行为似乎也已经到了“向内转”的时候了。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

生态学家们喜欢用“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描摹地球上的生态景观，认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美丽无比的天体上存在着一个“物理圈”，即矿产、土地、空气、水源；存在着一个“生

物圈”，即森林、草原、细菌、昆虫、飞鸟、走兽；存在着一个“科技圈”，即科学、知识、工具、仪器、技能、手段；存在着一个“社会圈”，即政体、制度、司法、教育、军队、议会等。现在看来，在这众多层次之上还应当有一个层次，即“精神圈”。精神，意味着人对自身思想行为的怀疑与反思，意味着对自身情绪、情感的领悟与体验，意味着对自身前途与未来的想象与憧憬，意味着对自身处境与状况的取舍与抉择。

**生态学研究应当意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精神性的存在是人类更高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境遇产生巨大影响。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中，唯有人类在进化的阶梯上达到精神的层面，在已知的宇宙空间里，人类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人类有能力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因而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一位曾经荣获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说过的：天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面对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人类有必要再唱一遍《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真诚与明智，靠全人类团结一致的合作精神。

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人类近乎无休无止的物质欲求将受到遏止，金钱不再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人类的潜能与活力将重新转向文化的、情感的、审美的、精神的领域，新的发展理论将把“精神的进化”看作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这既是一场社会革命，又是

一场人的革命，关于人的心理与素质的革命。把“精神”因素引进生态系统中来，人们将因此获得双重效应：人类内在素质的提高与人类外在环境压力的缓解。

当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比如在中国，许多地区的人们还有待于摆脱饥寒的威胁，有待于挣脱贫穷的困扰，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这些地区的迫切任务。但我们不能不同时警觉地看到，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病已经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发达地区”滋生起来，急剧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一方面在猛烈地破坏着自然生态的平衡，一方面在迅速地剥蚀着人的健康的精神。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

为复杂：我们既不能停下经济发展的步伐，又不能听任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更不能无视国民人文精神的沉沦。对策将来自各个方面，但有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人类的优势就在于人类拥有精神。

鲁枢元：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任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心理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海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个对人类命运和个体存在至为关心的人，一个在高科技时代执著追求精神乌托邦的人，在“艺术创造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精神生态学”诸领域有着开拓性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隐匿的城堡》等。主编有《文学心理学教程》、《文学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黄河文化史》等。其成果卓有独见，富有浓重的时代色彩，是中国当代学术界一个时常存有争议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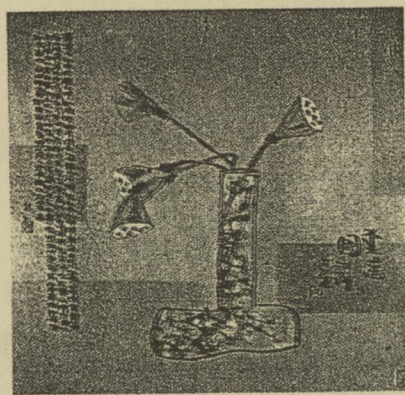
## ◎忧国

有谁从历史中汲取养料呢？

落尘一次次蒙蔽着镜台。  
人类的经验是不可能完美的  
时代拼图——我们的命运  
纵令是他人眼中的盛世  
随着铅化的记忆偶尔在书页间  
一闪  
继续霉绿

我又一次听见有人呼吁革命——  
领着羊群卷起漫天尘埃  
把黎民的惶惑幻化为热血的舞台剧  
无视小小的阵痛即等于遍野焦土  
天地不仁——成为颠覆者的永恒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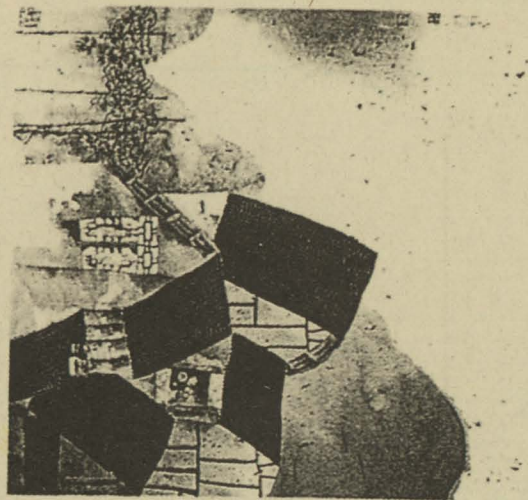
谁还愿从历史中寻找明日呢？



# 十四行诗六首

诗 / 杨平

图 / 许俊



一排排高楼从世纪的前期崛起时  
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便远了

拎着一整袋的寂寞  
在车站与车站之间转换  
是我越来越迷乱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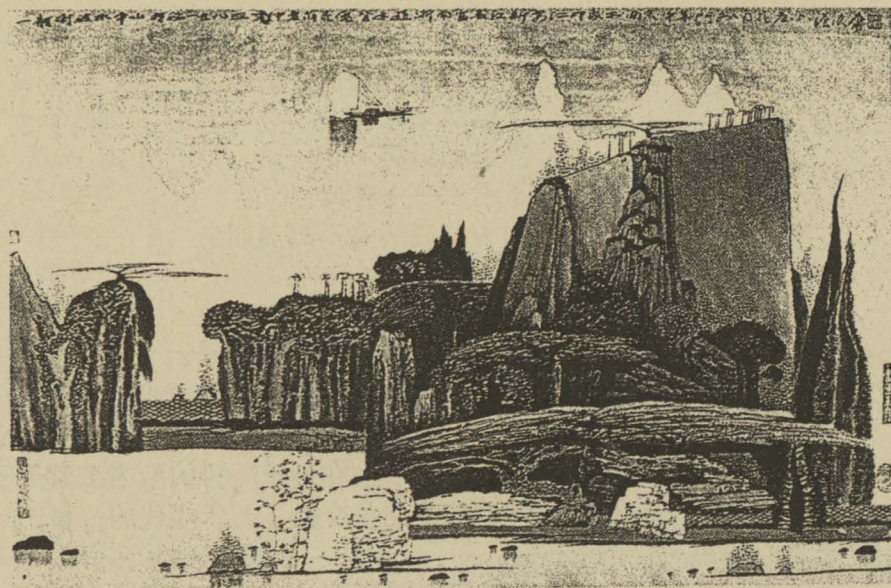
天 不再蓝了  
雁群 不再自唇角飞过  
梦境 慢慢干涸为荒地  
阖目静坐的我  
不时听见来自体内的隆隆吼声

独立于日趋颓废的  
那种苍茫——  
「起雾吧」  
我多么的渴望拥抱一分虚幻啊

## ◎天涯

诗 / 杨平

图 / 林容生



## ◎致屈原

你底名字 本是中国梦的化身  
却在记忆中逐渐变为物质的标志！  
五月，曾因你底死亡而辉煌  
历史留给我们的  
仅仅是一条河的神话！  
——你孤独的生涯  
早在千年前，你孤独的影子  
便已印证了一切孤独者的命运！

你底子民不再是高贵的龙之后裔——  
时代的风猎猎呼号而过  
曾经讴歌的、曾经沸腾呐喊的  
曾经使古老的汉字在大地上发出光的  
我知道，已然淹没在一阵阵飘来的香气里  
我知道，因为年轻的我也被推到角落，默默等待尘封

诗 / 杨平

图 / 薛亮

在记忆的深处蓝色的潮水  
不再涌动。  
静止如贝类。  
十七岁——春天  
因为你底离去不再美丽。

天使消隐于街口的转角处。  
快乐的男孩躺在坡地上看云。  
湖边的风吹不到市中心的电影院  
——对情侣不知道骑白马的王子何时出现  
何时离去。坐在最末一排的两名沉默男子  
各自悲楚的，交换了五十年代的一瞥……

我相信世界仍旧会这样的运转下去——  
无论那些名字印在那一版，下季的市场风行什么  
雨水潮水或泪水怎么冲激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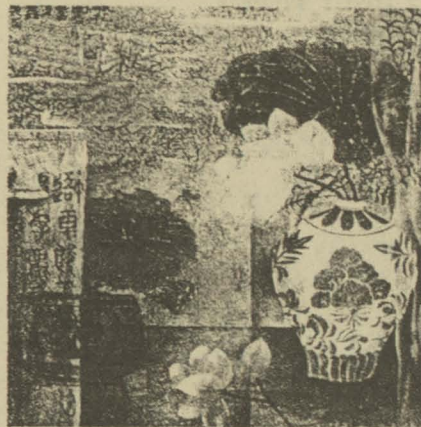


## ◎岁月

诗 / 杨平

图 / 潘纓

## ◎輓歌之外



没有一位帝王的伟大  
不在染红他的时代、他底子民  
没有一首真实的輓歌  
不带着人间的悲凉

人类中的帝王一再梦见大火——  
什么是光荣？什么是不朽？  
人类中的英雄  
从巨大的矿脉中现身时  
历史往往是黑暗的！

坐在蓝色长廊的一角观看  
那些缤纷的世纪、那些流动的人影  
渐渐和整个夜空一起模糊了  
——我尾随着盲乐师的箫声而去  
除了口袋里的一支笔，什么也不期待

诗 / 杨平

图 / 张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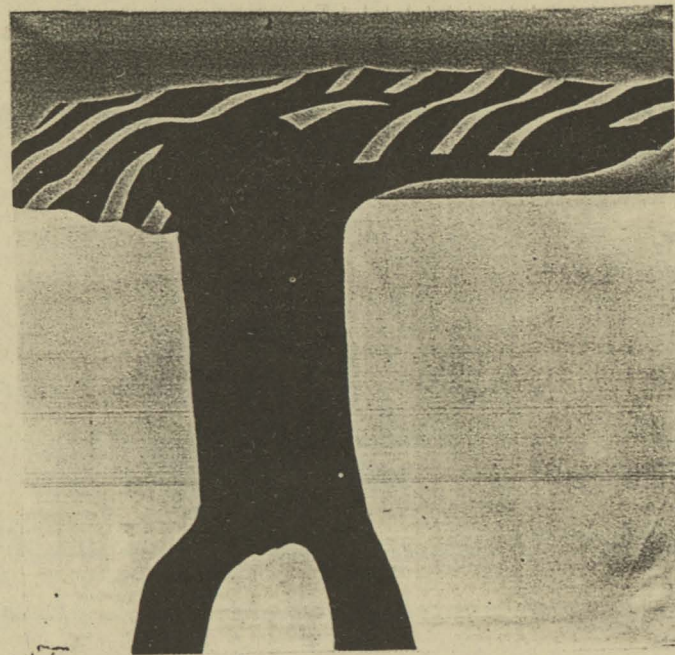
## ◎人生

一些被遗忘的名字  
一些消隐中的事物  
一些模糊图像  
一些冷却的血  
我相信人生即是如此  
无论你像凡人一样工作  
上帝一样思考  
无论你以什么样的语调对谁宣称  
我活过、爱过、来过  
无论你写了多少不朽诗歌  
——改变命运的闪电啊  
无论多么惊忡亮丽  
山 依然冷冷耸立，夜 依然亘古漆黑  
掘墓人的连连咳声始终如一



诗 / 杨平

图 / 吴华峯



## 因为赶不及 94 年的列车

我开始颓废，甚而沦落  
赶最后一枚霞光消殒前  
回到冬眠的穴

我召唤着没落的红楼灿艳  
我渴望冬来前激起温和海洋最后的轻波

你说我能，但我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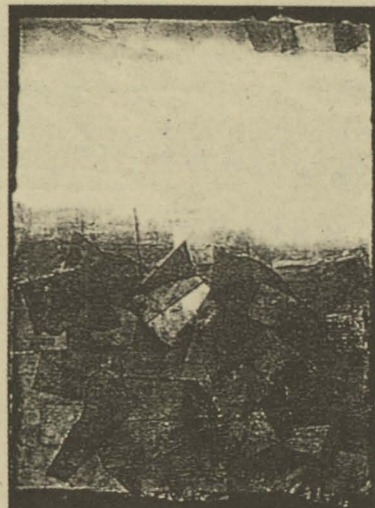
梦总错落在我回不去的故国庭院  
呵悲曲，总是游园时的醒转

打人潮汹涌的街道经过  
来去匆匆——赶不及  
印度庙前贩卖命运者的安祥  
一个平凡的马来妇女  
一个老去的华裔老人  
他们赶不上的，也是我赶不及的

诗 / 光胤 图 / 丘瑞河

# 1. 天与地

自古以来  
大地总是望着天空  
发呆  
自古以来  
天空总是俯视着大地  
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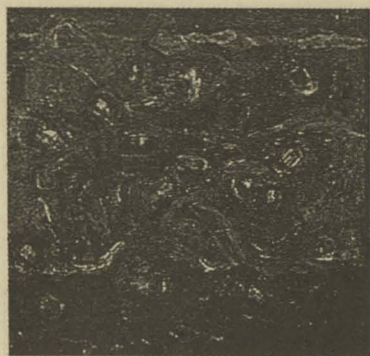
1. 傅家慧

2. 苑草

图 / 陈素芬

# 2. 绳

一种仰卧的姿势  
横摆在街头  
就这样不经意走过  
心情被捉住了  
难于诠释



## 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散文类评审奖



但是，智力做为命运的图腾，象征了我们的繁华人生，决定了一生的兴衰荣辱。

宿命就是这样造就了一切的荒谬。从你出生以来，现实便一再以荒谬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正好反证了你近于纯稚无欲的内心世界。尽管无动于衷，你也还是纯真地嘻笑，纯真地哀哭。

◎林幸谦

## 繁华的图腾

### 1. 童话

岁月的风中充满孩人心酸的童话。我们的母亲，认得她所有十二个子女的历史和命运。在她心中，你是一个神话的终结：在我，你是

盛开的凋花：淡金色的凋花，飘向丰收后的田野，郁寂而空旷。

一个有月亮的黄昏，我坐在落地长窗的栏杆旁，在楼上望见你走到一棵开着淡

金色花朵的老榴槿树下。斜阳从雨林深处射来，布满孩童无法洞悉的一种瑕疵。母亲在盛花的老树下注意你。虽然相隔甚远，我还是看到了母亲脸上的金色泪水。满

园，淡金色的榴槿花如落叶飘坠，颠狂如失控的梦幻，满园飞舞。

那些渐渐黯澹的田野，有如我们如今近于荒废的心情。骤起的微风，把荒野和微阳都吹入你的视野。黄昏，在你眼中片片破裂。山风从古老的傍晚吹来，从荒无人烟的天边吹入你的童年，视野一片斑驳，仿佛，你洞悉了一种无法阅读的童话，一颗心，剥落得荒荒凉凉。凌历之中，又有一分近于狂欢的欢愉，非语言所能表达。你如此生活在潜意识的世界里，丝毫不懂性与暴力的罪恶。

今天我才明白，你大概是怀着被人唾弃的忧伤去到林边。黄昏的田野如孤独的大海横卧大地，宇宙沈默，万星升起，万星下坠。你的童年，就在梦幻中浮动。直到斜阳消失，这人间，就孤零零只剩下你自己，连影子也消失无踪。

通常在黄昏过后，幽暗的天色有一种枯槁的凄美，我们坐在幽暗的橡树林边，发起呆来。你习惯把舌尖夹在嘴唇之间的角落，左右交换，微微韵律地一紧一松，发出哦哦细声，平淡之极，仿若仙人诵经，哀喜难分。

你如此想着你的心事，以平淡的声调倾诉了内心的实在状况，大概别有一番心情。你就这样嘲笑命运的造化，孤芳自赏。一声声，都传入母亲的耳里；天父有耳不闻，有眼无珠。

成年以后，你低哦的声调开始沙哑，静夜里听得人心惊胆跳。珍爱与遗弃、自由与囚禁、幻灭与重生，迂回曲折的心事逐一在潜意识层里暗自起伏蠕动。诗人格奥尔格在类似情境中期待着远古女神的降临，把遥远的梦想和奇迹推入深渊——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词语碎碎处，无物存有」。破碎中，你所拥有的，所剩无几。你或许会在繁华幻灭处，想起自身的身世，欲哭无泪。

然而，泪水不只一次从你智障的大脑流出扭曲的眼眶，不只一次偷探着人间的繁华瑰丽，沾湿了你原本璀璨的童话，涌入雨林深处，流到宇宙尽头，滚滚腾腾。你就在繁华幻灭的地方暗自痛哭，无可捉摸的欲望，在泪水中明明灭灭；连泪水，也是死去的泪。

如今追忆起来，仍不知你是如何度过你的童年。在

一座充满花香的果园里，没有学校生活，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人为你庆祝生日，连弟兄仿佛也不存在。广阔的稻田，群山和荒苍的原始雨林看着你成长，深知你的孤独。孤独本身就是你的人生，像群山野林一般地原始。

虽然命运注定你的盛年惨淡无华，你却未曾用任何方式遮掩你纯朴的窘态。人们对你人格上的歪曲，是他们自身的可耻。你就在他人忽视和歧视的眼光中，走过了苍白的童年，却一直没有走入人间。

年近三十，仍旧是破碎的童话，你还在人间之外：神与兽，都只是门外的过客。你伫立在你内心的庭院深处，拒绝了解生命的真相，因为你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真相；而所有的美梦和神话，都是极其肤浅的秘密。就算菩萨再生、佛陀临世，都无法更改你那被生命本体亵渎了的命运。

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童话一般，魔幻写实之极。

## 2. 命运

命运，往往是偶然的，偶然地使你成为你，我成为

我；否则使我成为你，你成为我。

我们都没有编写自身命运和童话的权力，甚至连阅读他人悲伤的能力也没有。所有飘在空中的神灵、死在床上的人、落在荒野的狂雨，都与我们无关。

对你来说，这世界像一个匆匆的异客。一出生，你就拒绝了认识这位异客。你坐在莲花宝座上，自我放逐。三千大千世界，十方无量诸佛众鬼，都与你无关。你只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异客，不刻意悲壮，也不在乎寂寞。

早凋的花叶在暴雨中盘旋幡飞，你就在雨狂花飞的一个春天来到人间。和其他先知一样，出生只带给你非常短促的喜悦，或许没有。全世界对你的悲欢置之不理，还嘲笑你的自我中心，且为你取了不少人格歧视的别名：智障者、低能儿、弱智、白痴！然而你也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异客，过境不问俗。说明白点，你并不属于人间，一如灵魂不属于躯体。

很多时候，别人故意嘲弄你，笑你白痴，你总是眯起那双扭曲的凤眼对他们咧嘴角而笑。你赤诚的笑容反讽

了人们的鄙夷，你会向他们伸出手来，一求相握问候，从容地拍拍他们的肩膀，用你的语言表示你的友善和气度。相对于你的人生态度，丑恶的社会和肮脏的文化在你面前只有自惭形秽。你不需要病态的人际关系，所有现代人的虚伪，你都不屑一顾。你如此在自己的潜意识中生活，无视于外在世界的丑恶与卑俗。这种人生态度，对我们凡人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说来连你自己也不自知。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是一种坦诚共认的诗体。你的单纯构成了人生的一种艺术形式，以独有的情感独白模式而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只是借助你来启发自己，企图为你的人生勾勒一个模型，用象征去象征自己，用命运去解构命运。

但是，智力做为命运的图腾，象征了我们的繁华人生，决定了一生的兴衰荣辱。

宿命就是这样造就了一切的荒谬。从你出生以来，现实便一再以荒谬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正好反证了你近于纯稚无欲的内心世界。尽管无动于衷，你也还是纯真地嘻笑，纯真地哀哭。或

许，就这样也好。

平常的日子，我们把自己囚禁在复杂曲折的心理结构中。雨水飘打着原始的山林、物化的世界，也打湿了我们的的心情。我们都离不开梦幻般的命运，就如我们离不开疯狂的现实，而把人生视为荒唐的覆写。

童年的写意，如今变成连续不断的追忆——渗揉着岁月的雨水和成长的泪水。骇人心酸的童话与寓言早已注定，无可挽回。夜里，你照常用沙哑的咽喉表白心事，咿咿哦哦，论述你的命运，歌中大概有你的梦幻与爱情。在自己含糊的吟哦中，大概你已预先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神灵如星子升起，瞬间即逝。晚云年年飘来飘去，其中的心酸无人能懂。人生，历史，欲望，在寂静中自有喧哗华丽的故事。乌托邦的童话始终是一种神话，那些从小就被遗弃的人，就在教人心酸的命运中，想着人人皆知的心事。

我们的一生到底有多少说不尽的心事，谁也说不尽：随着朝生暮死的太阳放逐人间，自生自灭。而命运存在的意义，就是任我们自生、自灭。



### 3. 寓言

不可信赖的命运，截割了你的欢愉，蛮横地，盗取你深具寓意的一生。

金色大地，你是所有命运中匮乏的人。你的残缺就烙在你的脸上，一张智障的脸，说出了你异客的身世。一方面，像流泪的天使，另一方面则像无父无名的孤儿。虽然如此，你也有着极其美丽的幻象，就在你的笑声中生生不息，如一只瑰丽的蝶，或一首飘渺的古典诗。此蝶，带着庄子的梦幻话语，飞舞着惊人的讯息。双翅拍打着双翅，你仍然是你，满足于无欲的世界。那些宛如月光的幸福感，幽幽暗暗，对于你来说，原来就虚无一物。

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普鲁斯特在追忆他的逝水年华时曾感叹道：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说起来，我们都在寻找人生的乐园，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丢失乐园：一幕幕的童年岁月，一幕幕的历史惨剧，流亡的人生，如元宵灯火涌列眼前。恍惚间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生。

这一生，你是失去了一切。智障，令你失去所有繁华的图腾，说出你隶属异客

的身分。这身分是精神层次上的一种孤绝。没有人愿意去了解你。所有人都为自己而活，活在某种神话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承受某种智障和盲目的处境，在即将永别的人间稍作停留，尽情纵欲。

幸福因而变成一种奢望，这正是我们摆脱不了现实，从而以此作为逃避的藉口。我们都在匮乏中原谅了自己。到头来，裸露在各种不堪中，面对老来的残缺。

残缺不全的人生景观，恐怕就是我们最美丽的生命寓言，构成记忆中凄美欲绝的装饰品。

生命的寓言，毕竟无法粉饰，完整的归于完满，破碎的偿还残缺。你的痴呆，论说了空无一物的寓言。缤纷华丽中的心酸，只有你自己晓得，千种嘲讽与狂欢都仿佛无法言说。这即是人生的主题。

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逻辑中走到中年，岁月站在天使的那一边，我们站在世俗的底层；可幸的是，我们还能够用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命运与年华的递变。

青春年华是如此美好，对于你却只有讽刺的意味。身为一个智障者，没有人知道你有多少的愿望和憧憬；

也只有你自己明白，你是如何面对你的梦想和现实的矛盾。如今，双十年华已经过去，我们各有自己的心事，宛如盛开盛凋的花：强烈、细致、深远。

三十年来，你活在自己的婆婆世界里，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你的内宇应有独特的山川天地：没有科学、没有历史、文化、爱情和肉欲，只有莫名的寓言。也只有寓言世界能令你如痴如狂，语言和真理都显得虚假和肤浅。在神圣的痛楚中，你保持无求无欲的高贵品格，在寂寞中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这一点你比谁都好。

你注定失去你的历史，失去自身的文化习俗，甚至说，你从来未曾拥有繁华人生。对于命运的安排，你没有任何怨言。你安然在残缺的寓言中扮演一位缺席者。出生以前，父母和天父对你所许下的华丽的生命寓言，终告崩解，你却没有一丝怨言。你安于成为一个历史的缺席者，以缺席作为一种纯真的反抗。

今天，世纪末的繁华堪称史无前例，却仍有千千万万流浪街头的孩子，病了就

睡在街头，出卖纯洁的肉体，言说不出自身的心酸。醒来，忧伤就飘浮在地狱的边缘。好个太平盛世，竟成了腐败的母体。天父所遗弃的子女，在残缺不堪的命运中心酸地生活。繁华的盛世与他们无关，太阳死了，一切有光的物体都在自身的光芒中毁灭。盛花的森林，蔚蓝透明的大海，金黄色丰收的田园，都在神话般的梦中死去。

卑微的命运自有卑微的寓言，很多人到死都未曾走入人间，亦未走出地狱。空旷幽绝之间，人生彻底空洞。写到这里，反思的墨水在笔画间凝固，突然又思索起一些小时候的往事。那些不懂求生和求死的日子，真教人怀念。

### 4. 贡品

那些遥远的童年，快乐的珍贵来自于我们享有快乐的感觉而不自觉。那些食花的蜥蜴，采蜜的花鸟，成群飞舞的蜻蜓和蝴蝶，在我回到家乡的深夜里一再出现，满室飞舞，仿佛时光倒流，说出童年时候你想要说出的一些话。

大概你已忘了，从小，你就略懂人情事故，也学会

了伪装。我们同睡一张床上长大，你已懂得隐藏心事，懂得掩饰你的寂寞。童年的时候，父兄离家在外，种满热带果树的花园，不久就野草丛生，季节一到，花香就从树上飘来。大片的凤仙花，大片的紫茉莉、美人蕉、胡姬和蝴蝶兰，一年四季点缀我们的日子。偶尔，你跟着我到水塘边，看我捉蜻蜓。我没有在游戏中预设你的角色，你便在翠竹旁坐下，炎热的阳光灿烂异常，满塘的荷花荷叶在微风中轻摇。我们的那口井，就在翠竹与荷塘之间，清澈见底的水面浮着几片落叶。黄昏的时候，我们裸身对着满塘荷花洗澡，清凉异常。毫无意识到，那竟是一生中难再的盛景。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都胖了，你赤诚的脸也不复孩童时候的天真可爱，我们都变得更丑了。满塘的荷花和高耸的翠竹之间，坐着的不再是那口井，而是寂寞的你。你就坐在那里，仿若菩萨坐禅，荷花凋零；蝉声四起，在我游戏的时候，聒噪地安抚你这位寂寞的菩萨。

繁华迤自岁月的彼端滑落，只给我们留下难以幻灭的、繁华幻象。

繁华俗世中，我曾力图遗弃这精心创造的世俗世界，却在懦弱和空虚中妥协了。相对于你，我的妥协构成了人格的脆弱和无情。若你说的人生空洞无华的话，那凡人的世界也只是多了一层繁华的表象，内在也许空无一物。

此刻我以自赎的心情写你千种命运，万种繁华，你却只有一种不变的人生：生命只是一齣虚伪的野台戏。命运已为我们做好安排，连选择自己的角色、性别、种族和起码的肉体，往往都没有机会。

从小，我们就要面对充满压抑的社会，想要逃脱被人支配的生活方式，往往都失败了。如今追忆起来，压抑感最轻微的日子，竟是支配性色彩最浓厚的童年时光。被大人支配摆布的童年，压迫感在我们对他们紧紧依赖的关系中得到了化解。人近中年，才发觉压抑的可怕竟是来自内心：压抑他人以求自己不被他人压抑。

相对于压抑文明，你的世界应是纯结无瑕的一种秩序，远离一切的压抑和语言。虽然如此，你还是备受压抑和失语的痛苦。一直以

来，语言就是文明的主体：也正是语言把我们贬为一种贡品，去祭祀我们的人生。换句话说，失去思维和言说的能力，也就丧失一生的繁华。然而，你却藉此回到单纯原始的世界，远离世俗的人间。这样的生活也足够珍惜的，就算拒绝了语言的反思，你也能活得真实透彻。

偶尔我打越洋电话回家，会请母亲唤你来听电话，我们的交谈不守语言文

法，叽叽喳喳，你显得格外的兴奋，从某种心灵感应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对话就是一种心灵的交流。你知道我的心意，而我却没有十分的把握捉拿你的心情和梦想。在家里，你的生活还好吗？还常一个人在炎热无风的午后，在街上无聊的闲逛吗？阿狮，我很想你，你知道吗？

再华美的生命寓言，对你而言都是借来的；活着，

你只有独自活著。人们的冷漠和歧视，大概已不再引起你的忧伤，而你也看惯了窃窃私语的人从你身边走过，毫不在乎世人的猥琐。或许，你比谁都更早看透人生。群山花开在你残缺的童话里，人间的繁华化着满园飞絮，构成你生命的图腾：破碎或圆满，是好是坏，都是你一生的贡品。

## 得奖感言

# 诸神的童话

◎林幸谦

生命本体是某种忧悒滋生与隐匿的场所，天生毋须语言，我们却信仰无数的话语，又常恐慌自己不够聪慧，却又聪慧得有点可怜；而真正大智若愚的人，则可能只担心自己不够愚笨，不够纯真朴素。

此文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上构思酝酿；是暑假和冬梅从星马旅游探亲返港后完成的。原本只是要投报发表，寄出之前，冬梅看了一

遍，建议我不妨参加徵文比赛。而在香江，当时又无法确定何处有征文可供参加，最后也只想到时报文学奖。

为了参赛，我把原文较跳跃性的意像和较具争议性的叙述语言改写或删除。谨慎之下，反而又稍嫌平实，连文本也怪我约束了它的生命力。

语言一直和我们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仅以此文

献给我怜爱的大弟，他的忧悒，绝非语言所能分担。每个人，也都只能独自活下来，独自完成或摧毁童话，没有人来关心。我们遗忘了他们，他们或许并没有遗忘我们。在智力的创伤中，他们虽然独有的世界，却只构成诸神的边缘体。我沾满世俗气息的笔，自然无法全然深入诸神的内心，写出的，往往也只是肤浅的感观和匮乏的悲哀而已。

## 评审意见

隔绝的心灵，造成隔绝的世界。离开自己的故乡之后，年纪又跨过了中年，作者强烈怀念着留在台湾的残障弟兄。曾经一起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手足，仿佛两人已默契似地建立了可以充分沟通的世界。然而不然，他们其实是活在各自的世界里。

为了证明他们拥有分享的心灵，作者尝试追寻稚龄时期两人曾经有过的沟通经验。藉着山川草木的描写，藉着悲欢岁月的流转，他假想着，自己的弟兄能够回味彼此的记忆。为了唤醒这样的记忆，他使童年走过的池边、庭院复活过来。他生动地牵引残障的弟兄，再次踏着他们熟悉的土地。远逝的故事，获得了全新的感觉。他们呼吸过空气，迎接过的风雨，都在作者细腻的文字底下再度吹送。动用那样丰

硕的情感后，他的记忆却又证明是一场梦幻，因为他的兄弟永远囚禁在封闭的心灵里，他的隔海倾诉只不过是片面的独白。

但无论是梦幻也好，或独白也好，他文字呈现出来的，却是最诚挚、最深沉的兄弟之情。在回忆的过程中，他虽然充满了歉疚，但他对残障心灵的关切则不容怀疑。他企图叩开内心的囚房，企图走进弟兄的心灵世界，有意进行一场亲密的对谈。就像童年时期那般，他们相互牵手，一起试探世界的冷暖。他们可能彼此互不了解，可能未曾共筑生命的经验，作者竭尽思虑所进行的心灵探访历历可见。

如果他们的心灵是隔绝的话，那并不是时间上的年龄，也不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因为自始造物者就为他们创造两个不同的世界，只

不过他们被安排诞生在同样一个家庭。他眼看着这位被放逐在心灵囚房的弟兄，无法与外在丰饶的现实交通，竟产生无边的痛苦，而这种痛苦随着时间的拉长、随着空间的拉宽而加深。

作者刻意以繁复的意象来描述心灵囚房外的世界，以便对照残障弟兄内心的单纯。可是他又不肯太确信，是否就是如此？到底他自己的生命才是丰收的，或是他弟兄的生命才是一场盛宴。纵然有过同样成长的经验，他还是不能给予自己一个正确的答案。作者如此刻画心灵的隔与不隔，把不易描摹的残障者生命以曲折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艰难，都留存在每一字每一行。散文境界能如此营造，不能不令人赞叹。

# 心灵的隔与不隔

——评《繁华的图腾》

# 黄土高原上的

## 大傻瓜

◎郑良树

到河南旅游，除了参观各地名胜古迹之外，也想品尝品尝窑洞的滋味。「我家乡那班朋友搞起一个民俗文化村……」组团之前，姚先生向我推荐说：「整个村都是窑洞，我们就住在洞里！」心想，专家楼、招待所、迎宾馆、大酒店，样样都住遍，惟独窑洞尚阙如，何不把握此良机呢？于是，我们一团九人，千里迢迢北上河南，领略黄土高原的风味。

南方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郊野之外纵目浏览，但见山是长林丰草，一片欣欣向荣；岩是叠苔重翠，到处葱葱葱葱，怪不得白居易再三高唱「江南好！江南好」！河南在长江之北，就

在黄河边上，出了郑州郊区后，极目所见，尽是黄土高原。虽然山一座接一座，却都是濯濯之童山；虽然山下树一株接一株，却都是叶落枝枯的树；在这严冬的季节里，黄土高原一片灰蒙蒙，到处是风沙，和南方相比，简直霄壤有别。

「那些就是窑洞了！」经过荥阳以后，姚先生指着黄土丘边的门洞说。

门洞都是半圆拱形，好像庙门一样，门外垂竹帘，以示有人居住。窑洞没有屋顶，屋顶就是高原，高原上一片黄浊浊的泥土，或栽树数棵，或种麦子数亩；窑洞没有窗，左右两侧完全是土墙土壁，暴露在外面。一个窑洞代表一户人家，等于

南方的一间屋子；洞与洞相距不远，洞与洞并排相挨，排洞上面又有排洞，左右相排，上下相叠，情形宛如南方人口密聚的屋群。门洞是黄土，屋顶是黄土，窗户是黄土，地面更是黄土；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黄浊浊的泥土！「黄土高原的生活真艰辛！」远眺窑洞，我想着。

刘黑记、周西剑及王宏建等先生迎接我们，满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和姚先生的一模一样。民俗文化村其实就是座大酒店，内设客房、餐馆、文物展览馆、游乐场、书画馆、卡拉OK厅、关帝庙以及正在筹建的大型游泳池等；此外，还主办一些文化活动。吃过丰富的午

餐后，我们把整个文化村参观了一下，印象非常深刻——这批河南人所创者，半是酒店半是文化村；说得清楚一点，即借酒店生意搞文化活动。

姚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河南人，他一生从事文化活动，办周报，办杂志，办文娱活动，办教科书的出版，从二、三十岁干到现在七十二岁。我七一年认识他以来，和他「臭味相投」，搞出版基金，搞文化协会，搞书艺协会，搞文学奖，东奔西走，忙忙碌碌。他有句至理名言：「搞文化活动的人，都是一群大傻瓜！要害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去搞文化活动！」来到河南，参观了民俗文化村，我才知道：河南人都是大傻瓜，姚先生细胞里的傻劲，原来源远流长！

酒店里办文物展览馆，真是风雅得很！馆就在酒店右翼的楼下，由数座大厅组成。进得厅来，除两边柜台之外，壁上尽是一格一格的木架子，格架上满满地陈列着出土文物。河南乃中州之地，古代文物多如牛毛，什么唐三彩啦，五铢钱啦，汉俑啦，战国铜器啦等等，几乎遍地都是，所以，格架上尽是古物，目不暇给。趋前

详视，绝大部分都是真品，「真了不起！」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赞美着。

「我们目前已经有几位陶艺师傅……」周西剑兴致勃勃地说：将来我们打算请他们制作一些仿造品，参观的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向我们采购。」他是研究地质、地理的，在新疆住了十几年，没想对出土文物有这么大的兴趣，不脱文人本色。

民俗文化村距离巩义市大约有四、五公里之遥，应当算作是郊区了。在这儿开设酒店和餐馆，生意是不是尽如人意，实在值得怀疑。上这里投宿、用餐的客人，除本地本国人之外，外国游客应该没有几个！酒店里弄一个这么高雅的部门，对象是哪类人呢？本地本国人有兴趣参观、购买这些文物吗？

文物馆之外，还有书画馆。就在酒店的边角上，临河而筑，庞然大型建筑物，远看如室内足球场。馆内摆设着许许多多的石碑，方的长的，大的小的，笨重得很，都是从附近田野里搬运过来的，占满书画馆一部分的面积。这些笨重的石碑，这些几百年前的石刻，和酒店、餐馆有什么关系呢？来投宿用餐的人客，有几个对这些半残驳半风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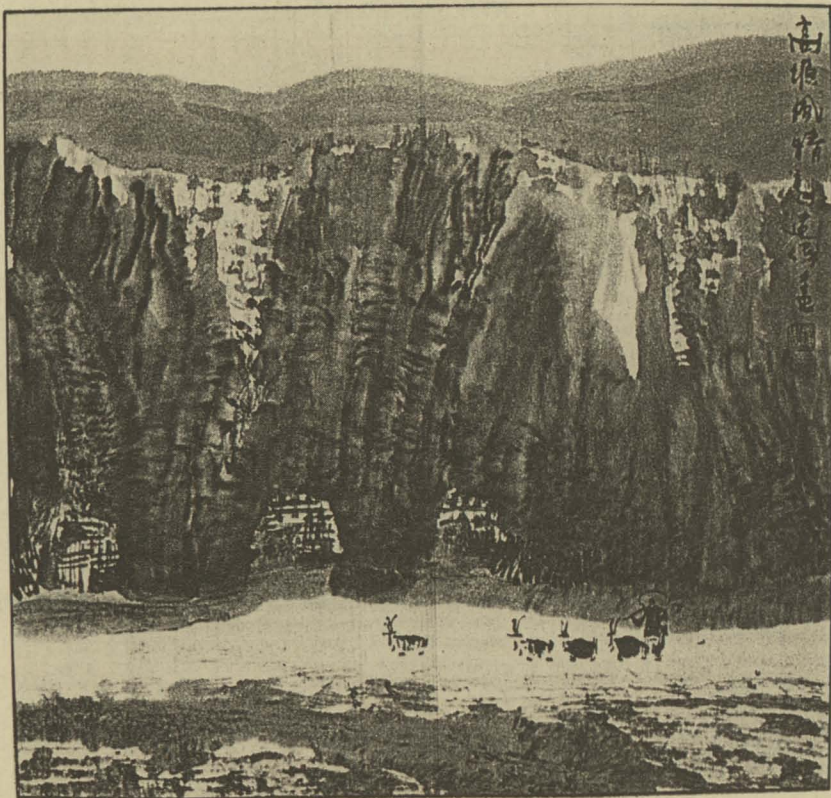
石头有兴趣呢？

馆内另一边挂满字字画画，都是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正厅中还设有案几一台，上备文房四宝，兴趣者可当众挥笔，真是雅致得很。我一面参观，一面在思索：我是在参观文物馆、美术馆？我是在参观书画展？这是酒店餐馆附设的部门吗？

参观了书画馆，我们又去参观关帝庙；一路上，还是思索着相同的问题。办酒店，做生意，还搞文化；唉，看来这批文化人老实得太可爱了！以生意支援文化，这种劲儿也真是傻到极点了。

「我们河南人非常老实，绝对不会弄虚作假……。」来河南之前，姚先生这么说过。

这里说个故事：有个不识字的河南人，某次到外地去，走段远路后，又饥又渴。这时，路旁柜台边站着一个做生意的外江佬，望着过客喊道：「澡堂！澡堂！」原来是开公共浴室的。这个河南人喜出望外，趋前问道：「你这枣汤一碗多少钱？」「澡堂？一块钱！」「我正渴得很，你拿一碗来！」外江佬虽露惊讶之状，心里却想；有生意



做，管你什么枣汤还是澡堂！于是，拿了个大碗走进去，把大浴缸里那层油腻腻的污秽捞呀捞在一起，装得一碗满满的，然后热腾腾地端出来：「哪！一块钱！」河南人望着那碗棕色的热汤，心想，我们河南真穷呵，猪骨汤从来就没有这么浓过！还是外江人行，准是几斤猪骨熬了大半天！于

是，付了一块钱后，端起来呼噜呼噜地喝下去。喝完，用舌头舐舐嘴唇，用衣袖揩揩嘴角，然后，露出非常诚恳的脸色，附在外江佬的耳旁，低声地说：「老板，我私底下跟你说，可不要给旁人听到：你这枣汤赶快一碗五角卖掉，都有一点酸了！」

开酒店设餐馆就开酒店

设餐馆，还搞什么文物馆、书画馆、关帝庙呢？干脆叫「巩义大酒店」「巩义大酒楼」不就行了吗？还弄个雅气十足的名堂叫什么「民俗文化村」！人家也许知道文化村里有文物馆、书画馆和关帝庙，但是，谁知道文化村内还有酒店、餐馆呢？做生意本来就应该目标清楚、服务对象明确、服务性质家

传户晓，如今，既开酒店餐馆，又搞文化事业，视线模糊，工作混浊；真是文人办事，糊糊涂涂！这跟那位喝了澡汤还悻悻然的河南人有什么不同呢？文人老实，河南的文人更老实！老实到极点。

将窑洞闢为旅馆及酒楼，确是别出新裁的好主意。窑洞冬暖夏凉，久居甚舒适。民俗文化村的窑洞全现代化，有抽水马桶，有热水设备，有暖炉，有灿烂的电灯及电视，有电话，还有漂亮的地板、墙壁及床铺，简直是「摩登窑洞」；如果能再改进，然后对外大事宣传，相信港台同胞、海外华裔以及外国佬，应该很有兴趣。文化村后座有个三百多年历史的大窑洞，明代中叶开辟的，他们将它再挖大、再拓宽，改建为音乐舞厅，可供百人共舞，也可唱卡拉OK！将古老的和最新的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神奇的妙想呀！只可惜从郑州到巩义，路程虽不远，路况却不理想，必须大加改善，才能吸引境外观光客。

「我们文化村正推行两项大型的文化活动……」一天晚上，刘黑记陪我们用晚餐，一面抽烟一面说：「一项是中国当代著名书法

家千米长卷工程，我们要将几千幅书法装裱在一起，长千米，成为健力士世界记录，还要将它们出版成《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千米长卷大观》作品集，八开精装；此外，打算将这些作品送到国内各主要城市巡回展出，包括境外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韩国等地。在我们的发动下，已经收到好几千幅作品，经过专家评审淘汰，留下一千多幅……。」那天晚上，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楼上观赏了部分的作品，精彩万分。

第三天，我们又观赏另外一项大工程的部分作品——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作品长卷工程。在他们的筹划下，征集了全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的作品，经过遴选及淘汰之后，保留了可观数量的作品，准备编印成巨型的画册。这两部大书，将是姐妹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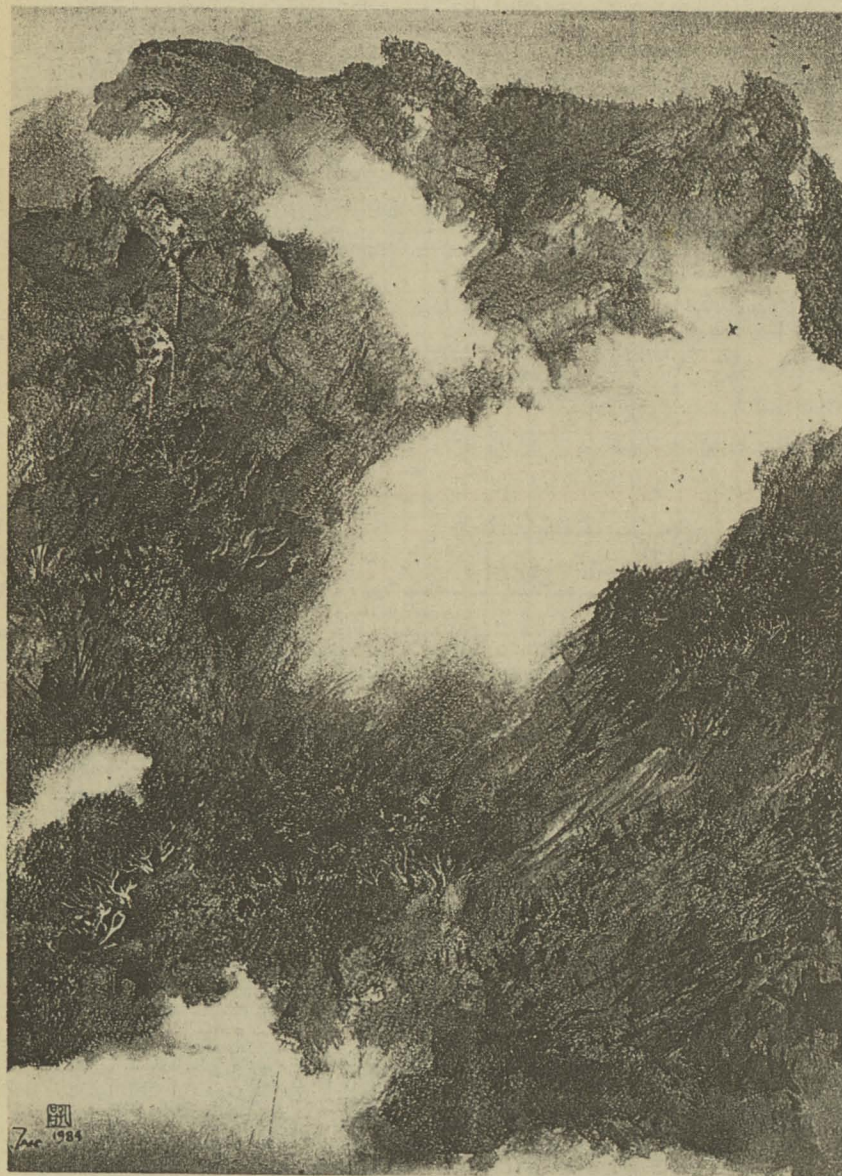
在观赏这两次丰富的作品的当儿，我不停地在想：我是身在博物馆、美术馆呢？还是身在大酒店、大餐馆呢？对面站的那几个人，是博物馆、美术馆的人员呢？还是大酒店、大餐馆的？这群傻瓜，到底是在搞文化事业，还是在开酒店餐馆？我一直迷惑不解。

有一天，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到郊野外去参观杜甫陵园。杜甫诞生在巩义，就在站街镇附近；逝世后也埋葬在巩义，墓地在巩义市的西边，与康百万故址甚近。墓地早已荒芜废弃，无法辨认，没想在刘黑记一班人的领导之下，不但把墓址找出来，还把它发展成为一个面积广大的陵园，可供人景仰凭吊。为了充实陵园的内涵，他们尚且在陵园内开辟一个巨型 的碑林——把中外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征集过来，刻在石碑上，然后一块一块地竖在陵园里。虽然只完成部分的工程，然而，单是参观已完成的这一部分，已经花费了我们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陵园工程之大，可想而知矣。像这批人，你说，是搞酒店餐馆的生意人吗？还是搞文化事业的大傻瓜？

搞文化事业没经费，文化事业绝对搞不成；搞生意而放弃文化，生意成功了，社会却变成庸俗市侩！懂得做生意，又懂得将赢余注掘文化事业，你说，这种人是傻瓜吗？看来，河南人就出了许多这样的大傻瓜，所以，河南才维持了她文化中州的地位呵。

（稿於香港中文大学）

# 黑水驿站 (上)



## 剧情纲要

南北大道已全线通车。这条始于一九八一年动工，历经十四载，全长八百六十八公里的大道，已如巨龙般的奔腾在大马的壮丽山河之中。

毫无疑问的，这将带动大马的经济跨前一大步。只是，在巨龙尘扬的奔腾中，是否有人伫足看一看那一大步之后所留下的痕迹？

大地山河予人的福泽，在历史的长河中，绵绵不尽。而巨龙奔腾八百多公里，谁来评估这一生态秩序是否失衡？——是否，得等到百年之后？

黑水驿站已然面临若此命运，北上南下的客旅已渐行渐远，巨龙不可能回头，人们也无可奈何。

陈竹脚和友济南来即落脚黑水驿站。岁月流逝，忧伤几许？而今生命已和土地揉合浑一。个中情怀，有谁能理解？黑水驿站地处南北大道边缘，个中情情事事，一如风雨，时来时去，了无痕迹。

## 背景

一九九三年前后。南北大道边缘之黑水驿站。

## 人物介绍表

### 陈竹脚 (六十岁)

与友天保，王阿土结伴南来即落脚黑水驿站。以垦荒务农为生，王阿土不幸病逝后，由他抚养其独生子王春树成人，并以义子相称。为人耿直，草根性重。不幸于一场大雨中，在其被征用后的园地大排水沟中溺毙。

### 乌菊 (五十八岁)

陈竹脚之妻。初与丈夫务农，后经营水云茶餐室，以招徕游客及长途巴士旅客为主。对王春树十分刻薄，工作勤劳，但生性贪婪。

### 陈德祥 (三十岁)

陈竹脚之独生子，从小得宠。高中毕业，掌管水云茶餐室财务。生性懦弱，稍识诡计，但非大恶。车祸双腿及下身残废后，心理不平衡，除了虐待妻子，常以酒

## 自我麻醉。

### 林秀枝 (二十六岁)

陈德祥之妻。原本对王春树有好感，后因陈德祥施计失身而相许成亲。婚后生活并不融洽。常遭丈夫非人虐待。生性相当果断，敢做敢当。最终弃夫而去。

### 王春树 (二十八岁)

王阿土之独生子。幼年丧父，由陈竹脚，乌菊抚养长大。常遭乌菊虐待，童年过得十分艰辛，长大成人后，已养成一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个性，而且相当强悍。

### 天保 (六十岁)

与陈竹脚，王阿土一同南来，一起务农。妻已丧，有一子在新加坡成家立业，个性善良，草根性也重。

### 王阿土 (五十八岁)

王春树之父。与陈竹脚，天保情如手足。已逝世，无出场。

### 阿兴 (五十岁)

与陈竹脚，天保相识。散工，乐于助人。

### 李光雄 (二十岁)

水云茶餐室伙计。读书不多。

### 吴添福 (二十岁)

水云茶餐室伙计，初中毕业。

### 副县长 (四十岁)

巫裔。

### 男征地代表 (三十岁)

巫裔。

### 女征地代表 (二十五岁)

巫裔。

邮差，茶档主人，食客，路人，村民等。

## 序场

时：日、夜  
景：南北大道  
人：众人

△低沉沙哑的歌声扬起。(全场以此歌声作背景。) 犹似一只奔走大地的狼 在稜线嶙峋的天涯 吐纳白色落日

终究铸成弦月一钩  
我遂以此悬挂风雨为  
帐  
逆境当床  
我从不等待千年梦醒  
明朝  
自有我的方向  
△南北大道。穿插日夜  
景观。  
远山近岭  
平野  
沼泽、桥梁  
休息站、餐厅  
加油站  
收费站  
照明设施  
大道远景、近景等  
△汽车在大道上奔驰。  
机车、小轿车  
客货车  
旅游车、长途巴士  
罗厘车  
联结车等  
△演职员表

## 第一场

时：午夜  
景：黑水驿站  
人：王春树  
△往南走北的公路到了  
这里成了一个交汇  
点。折西走向滨海，  
地势较低，雨季期  
间，时有积水。

△南下的公路蜿蜒过坡  
地。沿着公路两旁密  
密麻麻的麇集着小摊  
档，摆放着大量的陶  
瓷器，人造花，以及  
各种加工食品蔬菜等  
等。  
△小摊挡后是一排店  
屋。餐馆一间连着一  
间的开着。  
△午夜刚过，灯火依然  
明亮，但有些小摊挡  
已收市，在外面围了  
一环蓝白相间的塑胶  
布。  
△日夜不停营业的餐馆  
这个时候的食客不  
多。食客像是随着潮  
水而来的鱼，长途巴  
士是潮水。来是一  
阵，去也是一阵。  
△水云茶餐室座落在  
一排店屋的最后一间。  
其实祇有半间，局促  
的假在那一排店屋  
旁，顺着地势，前高  
后低，窝了下去，全  
用木板搭建而成。水  
云茶餐室的营业时间  
不一，小老板陈德祥  
要是心情好而又逢公  
共假期或是旅游旺  
季，店门开到大天光  
也是常事。要是云低  
日暗，等到黄昏一

过，他就撑着拐杖呼  
喝着关门了。

△水云茶餐室的生意时  
好时坏，不过店里的  
客家酿豆腐在黑水驿  
站倒是小有名气。

△一辆大型的联结车呼  
呼的开了过来，拐过  
水云茶餐室，慢慢的  
折往滨海路，停在货  
仓旁的一棵大树下。  
驾驶座顶端的标识灯  
一闪一闪的，王春树  
静静的坐着，点上一  
根香烟，烟火也一明  
一暗。他像一只狼，  
在静夜里窥伺的狼，  
身躯一弓，蹦了下  
来，往水云茶餐室悄  
悄的逼了过去。

## 第二场

时：午夜（与第一场  
同）

景：水云茶餐室

人：王春树，陈德祥，  
林秀枝，李光雄，  
吴添福

△水云茶餐室摆着七八  
张餐桌，桌面陈旧不  
堪，有的已剥脱，微  
微的卷了上来。塑胶  
椅原本是大红大绿，  
而今色泽已褪成灰暗  
无光。

△祇有两三桌围拢着几  
个食客，都是妇女和  
小孩，在赶夜路。特  
大的皮包放到一边，  
鼓鼓的。妇女催促  
着，小孩却东张西  
望，吃到嘴里的酿豆  
腐久久都不嚼一下。

△靠近店门处站了个男  
人，一面啤酒广告牌  
的阴影切过一角，刚  
好把男人的身影罩在  
里面。

△靠近厨房的一边放了  
个柜台当间隔，大概  
是香烟公司送的，打  
了一系列的香烟广  
告。那骏马缰绳，粗  
蓝布牛仔装扮的男  
人，瞄一眼就可感觉  
到男士气概的烟味，  
一路弥漫开来。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  
两支拐杖放到身后的  
壁柜下。壁柜里放的  
全是各种不同品牌的  
香烟，冷冷的对着  
他，仿佛在看他那一  
份男人气概。而他  
不抽烟，柜台上放着  
大杯的啤酒，不时大  
口大口的喝，两眼瞪  
瞪的望着放在柜台一  
边的电视机——好戏  
正上演，警匪大追杀！

陈德祥：（伸手使劲的  
往柜台上一  
扳）差劲，差  
劲，这样也会  
让匪徒逃脱！

李光雄：（伸长脖子望  
着）戏嘛！不  
这样怎么演下  
去？

陈德祥：（白了李光雄  
一眼，又瞪着  
荧光屏）你懂  
什么？——还  
有没有？

李光雄：下集？当然有  
啦！

陈德祥：还有没有长途  
巴士开进来？  
蠢蛋！

李光雄：（看了一下腕  
表）早上四  
点多吧——从  
吉兰丹开过来  
的。

陈德祥：好啦好啦！  
（瞄一眼食  
客，又瞪着  
荧光屏，再瞄  
一眼食客）等  
他们走了就  
收了。

△荧光屏闪烁闪烁，警  
探已动用了直升  
机，在一条险峻  
的山路上空低  
飞，匪徒劫持了

人质正飞车逃逸。

△林秀枝端了一碗热  
腾腾的酿豆腐米  
粉从厨房走出  
来往柜台一  
放。

陈德祥：（瞪眼）怎  
么了？

林秀枝：要吃自己  
不会弄？

△李光雄全神贯注  
在看电视，吴  
添福也挤了  
过去。

△林秀枝往厨房走，  
忽又转出来，在  
柜台边站了一  
会，而后悄悄  
的往店门外走  
去。

△王春树望着林秀  
枝走过来，不动  
声色，野狼一  
样。

△陈德祥低下头，  
正大口大口的  
吃酿豆腐米  
粉。

林秀枝：怎么又  
来了？

王春树：想死你  
了。

林秀枝：阴魂不  
散。

王春树：命中注  
定。等我回来，  
记得——老地  
方。

△林秀枝一闪，回  
到店里面，收  
拾餐桌。

△王春树点上一支  
烟，走过阴影，  
望了望给风雨  
打歪了的水云  
茶餐室布招，  
好一会，才慢  
慢的往那棵大  
树

下的联结车走去。

### 第三场

时：午夜（与第二场同）

景：厨房

人：陈德祥，乌菊，李光雄，吴添福

△厨房不大，临窗处设了一排炉灶，大锅小锅蹲着，有的冷冷的揭着锅盖，有的锅里直冒热气。

△地上湿漉漉的，水槽处堆了一些脏盘脏碗，油腻腻的。一只大花猫蹲在一旁，伸着爪子洗脸。

△厨房的一边放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放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东西。乌菊正低着头弓着背在捡辣椒干和小红葱。

陈德祥：（吃完了酿豆腐米粉，啪的一声关了电视机，又把杯里的啤酒一口气灌下，伸头往厨房望了望，再回头瞄了店门口一眼）不

知死到哪里去了。

李光雄：什么？

陈德祥：（把放在旁边的拐杖一把捞过来，艰辛的撑了往厨房走）什么？什么？你只会吃不会做。

李光雄：（愣愣的站过一边，望着陈德祥的背影）莫名其妙。

陈德祥：（猛的翻回头）你说什么？

△李光雄，吴添福往店门外走去。

乌菊：（停了手边的工作，挺了挺腰身）发脾气有什么用？

陈德祥：谁发脾气了？

乌菊：你脾气好！一个个伙计都给你赶走了。以后你自己去请，请印尼工回来，请孟加拉工回来——

陈德祥：秀枝不是有本事吗？

△乌菊寒了脸，又低着头弓着背捡辣椒干。

△陈德祥愣愣的站在那里，日光灯惨白的光影笼罩下是两根支柱撑着的稻草人，宽大的衬衫下，两条枯瘦癯了的腿从短裤里伸出来，趿了双塑胶拖鞋，粘上去似的。

乌菊：你——去睡吧！（仍旧低着头）

△陈德祥撑起拐杖，督促的走。忽然又停了下来。

乌菊：（抬头瞄了一眼）信里怎么说？

陈德祥：过几天，到县公署去。

乌菊：我说嘛——

△陈德祥静静的望着。  
乌菊：你可要扣紧一点，那可是我们的命根，黄金地。

陈德祥：一切都有行有市的啦！

乌菊：我说嘛——早就说了南北大道要从那里经过，不信？不信？

△陈德祥穿过厨房，拐回自己的房里，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

乌菊：（赶过去，在房门上敲着）到时你给我记住，非要多三两万块钱不可。你没有看他们的收费站一天收多少钱？好的都给他们吃了。南北大道一通，谁还会绕进来吃我们的酿豆腐？

### 第四场

时：午夜（与第三场同）

景：睡房

人：陈德祥，林秀枝，乌菊

△厨房往后下去是几间睡房，当年建屋的时候也没填土，睡房比厨房低了几个梯级。房门相对，走道的尽头，开了扇门，对着低洼处的一片杂树和一丛竹林。风里雨里，竹叶萧萧。乌菊最不喜欢那景观了，说那样的地方窝鬼藏邪，那一扇门也就常常关着，夜里不说，大白天走道也阴沉沉。

沉。

△林秀枝关了店门，又检查了一遍窗户，治安不好，闹贼。她是最后一个回睡房的人。

△店堂和厨房，各亮着一盏晕黄的灯火守着。

△大花猫睡在厨房的大桌子上。

△陈德祥和林秀枝的睡房忽然传出重物的撞击声，仿佛有人被掐死了脖子不住的挣扎。

△乌菊从房里走出来，站住，聆听。

△又是一阵撞击声。

乌菊：（用力拍着房门）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每天晚上都是这样，要杀人？

△大花猫站了起来，弓了一下腰身，静静的望着。

### 第五场

时：日（清晨）

景：黑水驿站

人：陈竹脚，李光雄，吴添福，乌菊

△清晨下了一场雨，天

色迷蒙。十月以后雨水开始多了起来，南中国海上风大浪急，常有暴风雨。半岛中部虽然隔了中央山脉，但豪雨还是不时横扫过来。

△黑水驿站像一幅濡湿的水墨画。

△公路上不时有车辆经过。

△公路旁的小摊挡有人在走动，整理着陶瓷器，以及其他的零星杂物。

△水云茶餐室开了门，冷冷清清。李光雄和吴添福闲散在那里。

△陈竹脚在店门外整理机车，机车后载了个竹箩，里面放了长刀和水壶。

△派报的机车停下，抽出一份报纸顺势丢到餐桌上。

△李光雄拿起报纸。

吴添福：（一手把报纸抢过来）我看我看，你又不会看——哟，水灾！

李光雄：（想把报纸抢回来，又作罢，伸长脖子）那里？那

里？

吴添福：(轻声地念)  
丹彭水灾再恶化  
万人疏散，又夺一命  
东西大道，出现二十馀道危险裂痕

△报上头新闻打着红字。

李光雄：又不是在柔佛。

吴添福：明天就淹你家。

李光雄：我家在山上，淹不着，像你这种心肠那样坏的人——

△乌菊从厨房走出来。  
李光雄，吴添福马上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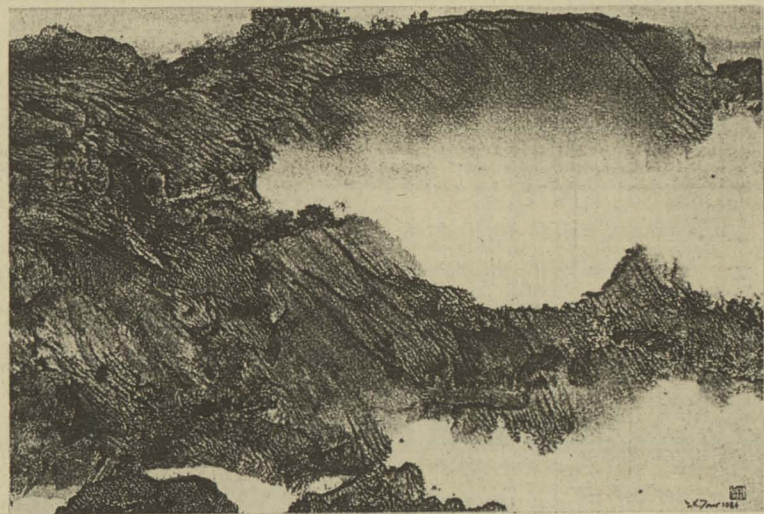
△陈竹脚跨上机车。

乌菊：还去？

陈竹脚：你不知道天亮的时候下了场大雨吗？

乌菊：就快不是我们的地方了，淹了算了。

陈竹脚：你懂什么？可怕水，泡久了根一烂就死了。还有木瓜。



乌菊：有什么用？贱价败价，连工钱都不够。

陈竹脚：种了几十年的地，踩着脚下踏实，心里暖和。

乌菊：(倾身过去)你胡扯什么？

陈竹脚：可不是吗？当年——

乌菊：(压低嗓子)还提当年，要不春树那死鬼爸爸。我们怎么会留在这里受罪？

陈竹脚：你受了什么罪？我们现在耕的地他还有份哩！

乌菊：你可不要乱说。(四处张望)你不想想春树那时有多大？我日熬夜熬的把他带在身边，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阿祥都没那么好命。

陈竹脚：(阴冷着脸)亏你还说得出口。

乌菊：(忽然提高了嗓子)怎么了？我做错了什么？

△李光雄，吴添福愣愣的望过来。

△陈竹脚骑了机车，一下子走得无影无踪。

乌菊：(回过身子往店里走，冲着李光雄和吴添福)快，快，快，还不快点工作！

△阳光一直透不过乌云，仿佛另一场雨又要洒下来了。

#### 第六场：

时：日(与第五场同)

景：公路

人：陈竹脚

△陈竹脚拐过一个斜坡，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坦的大地，似乎柔南平原一直延伸到那里。他放慢了机车的速度。那块他和春树他爸王阿土共同开垦的园地就在不远的低洼处。

△低洼处一片翠绿，有一条水务局开掘的大水沟沿着园地的边缘而过，末端设有闸口，土灰色的水泥闸口高高的竖在那里。因为管理失当，闸门早已夹死不动。干旱季节，水留不住，豪雨降临，大水则越闸

而过。或是倒灌回流。

△低洼地带全属泥炭土，千万年前的植物残存尚未转化成熟，流水经过，全成了咖啡色。远远看去，乌黑一片。

△南北大道由此切过。  
△斜坡地带的地层早被斜斜切割，一层叠着一层，最高处保留着橡胶林。切割后的泥层敞着明亮的褐黄色，有的已铺上草皮。  
△大道已展开，有些路面已铺陈柏油，路旁放着推土机、切割机、辗路机和运泥车。

△临时工地办事处搭建在路边，有人进进出出。

△穿过低洼处的大道则在密密的打着地椿。正在填泥的部分则铺了一层白色的塑胶布。

△陈竹脚回到园地，坐在工寮前的长板凳上发呆。

△大水沟里的水排不出，倒灌回来。

陈竹脚：(喃喃自语)一天到晚做大

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要征用我的地，难道要扩充到我这里来？

#### 第七场

时：日(午后)

景：公路边茶档

人：陈竹脚，天保，筑路工人

△茶档搭建在公路边。临时，违章，非法营业，光顾的多是建筑南北大道的工人。

△茶档由几根山树撑起，盖上亚答屋顶，可以遮风挡雨歇息就算了。

△天保已坐了老半天，咖啡乌已喝了两杯，还伸长脖子往咖啡壶张望。

△陈竹脚香烟一根接一根的抽。

天保：这下子可好了，耕了几十年的地就快没有了。

陈竹脚：可不是，谁舍得？

天保：要是以前，还可以抗辩，可



是现在——我儿子说，土地征用法典早几年前就修正了，只能讨价还价。

陈竹脚：就是呵，官价市价，全由他们说定了——开山造路，你看看！

天保：这里的一把泥，一杓水，我们都抓过都掬过呵。

陈竹脚：几十年就这样子过了，真快呵。再多两年，我们恐怕什么都不认得罗。想想我们以前，开一条路得用土锹锄，用畚箕挑，现在——你看，那些铲泥机。

天保：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这里，都是荒山野地——可惜阿土不在了。

陈竹脚：天命吧！一个人的生命真是脆弱，这么一

病，说走就走了。

天保：幸亏还有个春树，你对他也不亲如儿子吗？阿土也走得安心了。

陈竹脚：（不住的摇头）唉！还说什么呢！

天保：春树也真是的。

陈竹脚：这也难怪他。

天保：难怪他？你不怪他？你待他如亲生儿子呵，这谁不知道？

陈竹脚：说是这么说，他毕竟不是我亲生的儿子呵。

天保：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怎么搞的，想什么就做什么。

陈竹脚：阿祥对他也是过分一点。

天保：阿祥怎么样？

陈竹脚：自从阿祥瘸了腿之后，那一天不对春树报怨？不对他发脾气？天天数说要不快开车，

就不会出车祸，不出车祸，他就不会瘸腿。可是，后来验车的结果是煞车器失灵，又下大雨，这怨得了谁？

天保：唉！也是天意吧，是祸也躲不过。

陈竹脚：还有我那女人，你知道。

天保：大嫂倒也是，大家都一把年纪了。

陈竹脚：我在店里哪还能呆得住？她一天到晚唠唠叨叨。阿祥又变得阴沉沉。开那么间小店，也没什么生意，还是耕田种地来得清静。（苦笑了一阵）现在，连地快没有了。

天保：到别的地方找块地，从头来，怎么样？

陈竹脚：从头开始？剩下几根老骨头还行吗？

天保：说的也是。还好，你有个好媳妇秀枝。

陈竹脚：那倒是。这些日子以来，都亏得她上上下下打点着。要不是她，这间小店早就关门了。

## 第八场

时：凌晨

景：货仓

人：林秀枝，王春树

△废置的货仓在水云茶餐室的后面，中间相隔了一大丛竹林，有小路相通。相传货仓闹鬼，平时鲜少人迹。早年曾经一度是米粮杂货的存放处，商家在此存货以供应滨海南区的需求。日治时代，日军改建为办事处，另行挖了一个大水池，审人刑求都在那里，杀了不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树胶商人曾经利用来囤放胶片。后来在一场大火中烧毁了大半，也就一直废置迄今。

△货仓的另一边连着通往滨海的公路，当年囤积的货物均由此上落。

△货仓的板壁大片大片的缝口张着，而朝日蔓又把缺口杂乱的补了上去。从外面难以窥见内部的情形，而从里面却可把外面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路灯白惨惨的照着。△林秀枝一个翻身坐了起来，路灯的光影从朝日蔓空隙处打进去，落到她的肩胛处，光溜朦胧一片。

王春树：（一手扳过去）再一下子嘛，五分钟。

林秀枝：不行，出来太久了。

王春树：一壶水都还没有开呢！你不是说出来的时候把水壶坐到灶上吗？

林秀枝：哎呀！（挺直了身子）

王春树：（腾起半个身子，臂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往外望）谁？——谁？

林秀枝：谁呀——（用

拳头擂了他一下）你怕啦？

王春树：怕？谁怕？

林秀枝：（整个身子压了过去）你不怕他杀了你！

王春树：他杀我？我就先宰了你！——嗯！

△整个货仓静静的，只偶尔有厚纸皮磨擦着水泥地的声音。△林秀枝兀的又坐了起来。

王春树：你又怎么了？老是魂不守舍的。

林秀枝：我好像——水壶里没盛水。

王春树：那就让它烧个大洞吧！下回我到槟城买一打回来给你。

林秀枝：我怕——

王春树：你怕乌菊？这个老太婆贪心，你烧坏她一个水壶，我还她一打，她会乐死，你还怕？

林秀枝：她是你妈呵！

王春树：（一把将她扯过来）我妈在

这里。

△林秀枝挣扎了一会便静止了下来。货仓外有车子经过，灯光一闪，在他们光裸的身上一扫而过。

林秀枝：真是搞不懂，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王春树：想妳，没办法。

林秀枝：不怕雷劈你？

王春树：不怕！

林秀枝：哼！还有脸说，当初为什么走得那么快？

王春树：还不是那老太婆。

林秀枝：你妈！

王春树：她什么时候把我当儿子了？

林秀枝：也给你遮风挡雨了那么多年。

王春树：所以呵，要报恩呵。

林秀枝：你报了没有？

王春树：报了。

林秀枝：怎么报？白吃白喝了那么多年。

王春树：你不懂的啦。

林秀枝：我是搞不懂。

王春树：老太婆说我和

阿祥都喜欢妳，总得有一个让一让。阿祥人品好，脸皮薄。而我在陈家已分薄了他的怜惜，这个时候总该——老太婆话里可藏了刀子。

林秀枝：所以你就走了？一条好汉？

王春树：也许吧，也许不是——老太婆话里可藏了刀子。

林秀枝：是藏了刀子。

王春树：——唉哟！

△林秀枝在他肩膀上狠狠的一口咬下去。

## 第九场

时：日（清晨）

景：水云茶餐室的厨房  
人：林秀枝，乌菊，李光雄，吴添福

乌菊：妳看，妳看——  
△乌菊把水壶咣啷一声甩到一边，翻了，底部烧穿一个大洞，在炉灶的阴影下，像头怪兽张着大口。

林秀枝：对不起，是我忘了盛水了。

乌菊：（沉着脸）妳的心肝去了哪里？以前都不是这样。

林秀枝：睡过了头了。

乌菊：是吗？我看妳房里——（回头望见站在一边的李光雄）还早呵？天都大光了！

李光雄：是。（忙着从菜箩里拿出茄子和苦瓜）

林秀枝：今天的酿豆腐要做多些，假日。

李光雄：是。

△林秀枝心虚着，把桌上杂乱的东西弄了一下，想起冰箱里的鱼得赶紧刮肉打鱼浆，便匆匆走过去，一把拉开冰箱的大门。一大托盘的鱼浆已调好在那里。

乌菊：（冷眼斜瞪着）等妳？鸡都啼了。

△林秀枝慢慢的关上冰箱大门，过去和李光雄一同清理茄子和苦瓜。李光雄双手俐

落，一下子就把茄子和苦瓜切了一大盆。

△乌菊站了一会，打了个哈欠，转身回去睡房。

李光雄：（望了望睡房）她咒得凶。

吴添福：（从外面走进来，放下扫把）我都不敢听。

林秀枝：咒些什么？

李光雄：她咒妳夭寿，贱妇。

林秀枝：你信了？

吴添福：不信，当然不信。妳待我们那么好。

林秀枝：少拍马屁！

吴添福：真的啦！

林秀枝：好啦——把馅拿出来。

△天已大亮，厨房里水烟飘腾，阳光从窗口打进来，恍恍惚惚。

## 第十场

时：日

景：黑水驿站

人：林秀枝，陈德祥，李光雄，吴添福，食客，路人

△近午时分，车辆越来

越多，长途巴士，旅游车，轿车，沿着南下的公路两旁一辆接一辆的排挤着。

△小摊档一档一档的开过去。撑起的桔红橙黄遮阳伞和悬挂着的彩鱼布娃娃在阳光下显得十分亮丽。

△游人四处走动。有的蹲在地上挑陶瓷，捡土产水果。有的在挑悬挂着的兰花和室内悬垂植物。

△几个妇女手里提了装在塑胶袋里的青菜瓜果到处兜售。

△餐馆里坐了好些食客，大人小孩，嚷着要吃的喝的，吵成一团。

△林秀枝和两个伙计忙着端上酿豆腐和汤面米粉给食客，在厨房和店堂之间来来去去。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面无表情。

△林秀枝不时走到店门外，招呼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她仿佛看见王春树远远的站在那里。她闪身过去，却不见了踪影。

## 第十一场

时：夜

景：睡房

人：陈竹脚，乌菊

△睡房简陋，除了一张大床之外，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陈竹脚坐在床边，两只手在使劲的搓脚蹠，咬着牙，皱着眉。

△乌菊站在一边冷冷的看着。睡房关了灯，而从天花板与板壁相接处的通风格却透进了一抹明亮。她背着光，脸孔看不真切。陈竹脚：（缓缓的躺下去）风湿呵——睡吧！

乌菊：（跨前一步，坐到陈竹脚下）你就只顾着睡。

陈竹脚：不睡，几点了？

乌菊：一天到晚只顾着那块园地，店里的事你就一点都不管。

陈竹脚：那么巴掌大的店，秀枝不在吗？还有妳。

乌菊：还有我？我还管得着呵？

陈竹脚：又怎么了？

乌菊：你没看看你那好媳妇。

陈竹脚：秀枝不好好的吗？又惹了妳了？

乌菊：我哪能担当得起？

陈竹脚：（睁大了眼睛）妳也不要挑了好吗？当初也是妳一刀把她和春树砍断的，要不春树识大体闪开，妳今天也不会有这个媳妇。

乌菊：（一肚子气，鼓着）你说到那里去了。

陈竹脚：（坐了起来）那妳说吧！

乌菊：你没看见，最近她魂不守舍的。

陈竹脚：她不也一天忙到晚吗？

乌菊：是啊，忙啊！天没亮就出去，也不知道死去哪里，还把水壶烧了个

大洞，有多少家当可让她这般败法？

陈竹脚：她还年轻，早上出去晨运一下，身体好——烧破个水壶，算得了什么？谈家当，我都，不要说了。（躺了下去，背向着乌菊）睡吧！

乌菊：怎么？你慈悲心肠，仗义救孤？你以为你在七月唱酬神戏呵？一句一句都是肝胆相照，奸人最后都落魄下场吗？这个世界要是有天理，我哪会早起摸黑？——也不想春树让我操多少心？冤呵！

陈竹脚：（翻过身来）好啦好啦，妳有功妳有劳，好了吧！

乌菊：这还用得着说吗？你给我说好，明天到县

公署——

陈竹脚：到县公署干什么？

乌菊：明天不是去县公署谈征地的事吗？阿祥没说？

陈竹脚：哎呀，我倒忘了。

乌菊：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

## 第十二场

时：日

景：县公署

人：陈德祥，陈竹脚，副县长，征地代表（男，女）

△县公署就在一片斜坡地，英殖民地时代建的政府办公厅，巨柱厚墙重瓦，扎扎实实的坐落在那里，原本的木板窗门拆了，重新装上的是玻璃和铁花。有的还全扇密封，在窗顶安装了冷气机，正自不住的滴着水，看着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统一建筑之美就剩下那把在门廊处的吊扇，咿咿的转着，把扇影在地板上一轮一轮的画着圈

子。

△副县长的办公室不大，除了一张办公桌之外，还摆了一张会议桌，长长的，环绕着椅子。

△冷气开得大，冷气机前那一绺彩带正自飘飞。

△副县长坐在会议桌的前端，在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报告纸上写下最后一行字，又把陈竹脚的身份证重新对了一遍。

△陈竹脚和陈德祥坐在一边，焦虑的等待着。

副县长：（把身份证还给陈竹脚，又把报告看了看）就这个价钱，同意了？

陈竹脚：（望了望陈德祥）这个价钱？

陈德祥：（神情不定）——。

陈竹脚：（望着副县长）我不同意。

副县长：这个价钱已经很好了！地是一定要征用的。

男征地代表：我们已出到最高的价钱了。

陈竹脚：可是，市价比你们高得多，相差太远了，人家都卖到——

男征地代表：那是他们运气好。

陈竹脚：不能这么说，要是我自己去卖，还是有这个价钱。

男征地代表：我们是经过合格的估价师评估过的。

女征地代表：（把面前的一份报告打开，又望着陈竹脚，微微的笑着）。

△副县长低头看了看，又翻了两页，看了看，推回给女征地代表。

陈竹脚：你们的估价师当然听你们的。

男征地代表：不能这么说，你也可以去请一个。

陈竹脚：我，我去哪里请？而且，我在那块地上种了几十年的东

西，有感情，怎么估价？

△男女征地代表相互望着，摇了摇头，轻轻的笑了一下。

副县长：就这样吧！地是一定要征用的，那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价钱不合意，可以上诉，一样的。陈德祥：那就只好这样了。

△陈竹脚望着副县长写的报告，眼睛却渐渐的模糊起来。报告已荡漾成一滩黑水。眼泪掉了下来。

△副县长惊愕的看着。△男女征地代表站了起来，女的在男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男的忍不住冷冷的笑着。

## 第十三场

时：日（与第十二场同）

景：县署外榕树下

人：陈竹脚，陈德祥，天保，拉茶档主，茶客

△县公署外不远处有一棵老榕树。几年前市议会的工人曾经砍了

一半，说是要拓宽园地，造个小公园，还计划把殖民地时代种的另几棵庭园巨树砍去。市民担心半天，结果计划没推行，饶了那几棵给市民遮荫乘凉的巨树。

△被砍了一半的老榕树已枝叶重生，树底下开了间印度拉茶档，非法营业。

△老档主一身白，正忙着拉茶。天保和几个茶客坐在档边。

△陈竹脚风湿病发作，一跛一跛的往拉茶档走。陈德祥撑着拐杖，一拐一拐的跟在后面。

△天保扬着手，望着他们走过来。

天保：坐下来再说——喝点什么？

陈竹脚：咖啡乌。（向陈德祥）你呢？

陈德祥：咖啡，不要——姜水，热的。

天保：谈什么？怎么那么久呵？

陈竹脚：怎么谈得拢呵？他们的估

价吃人，连市价的三分一都得不到。

天保：我的也不是一样？

陈德祥：我看，我们得找人帮忙。

陈竹脚：谁帮得了我们？

天保：不如找我们的国会议员吧？你们看怎么样？

陈德祥：对呵！

陈竹脚：没用的，现在又不是大选，他哪有这种闲情？

天保：不妨试试。

陈竹脚：别那么老天真好不好？吃了几十年的饭，你还没看够？不要自讨没趣。

△老档主把咖啡乌和热姜水端了过来。

陈竹脚：（喝了一口，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什么土地法典，我就是不想卖。

陈德祥：不是卖，是征用。

天保：没希望了，苦

了几十年。

陈竹脚（不住的叹气）也老了，你就靠你儿子去吧。他那么能干，在新加坡有车有屋，也该享享福了。

天保：你不也一样。（望着陈德祥）阿祥也一样能干呵，打理生意，赚大钱。又有个好媳妇秀枝，手艺好，不也人人夸吗？

△陈德祥睁大着双眼，咕嘟一声把大半杯姜水喝了。

#### 第十四场

时：深夜

景：睡房

人：陈德祥，林秀枝，乌菊

△陈德祥和林秀枝的睡房在走道的末端，不很大，一张老式的床占了房间的大半。床头有小抽屉，小木格，以便放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和小摆饰。床对面摆了一个衣

柜，也是老式的，一扇柜门嵌了一面大镜子，对着床的一角。睡房的地板是木板的，上面铺了一张有红色图案的漆布，陈旧得褪了颜色，和挂在窗口的窗帘布色调一样，灰灰暗暗，窗外是一棵老番石榴树，枯了一边，结着小小的红心果子，烂了发散出一股酸味，分不清是在房里还是在房外。

△睡房的上方吊了一盏小灯泡，没有罩子，亮着，昏昏晕晕。

△陈德祥的拐杖斜斜的靠在床头。双手使劲的掐着林秀枝的脖子。

△林秀枝扭曲着脸，睡衣的袖子已扯破了，弓着背，下半身跌坐在床外，胸脯一起一伏。

陈德祥：我要掐到死你，今晚就掐死你！

林秀枝：（两手抗拒着陈德祥掐在她脖子上的手）你今晚发什么神经？

陈德祥：你以为我不知道？

林秀枝：（从陈德祥的手中挣脱出来，退到一边，坐直身子）你知道什么？（双手抚着脖子）

陈德祥：（也坐直身子，对峙着）你以为我没看见？

林秀枝：你见了鬼了。

陈德祥：是呵，是见了鬼了！那一夜，躲在那边阴影里，以为站得老远我就认不得吗？

林秀枝：你认得？你认得什么？

陈德祥：当初我确实没留意。哼！以为我祇会喝啤酒看电视吗？你不要忘记我们一块长大，只要让我看见一根头发，我都知道是他的！

林秀枝：好，那又怎样？

陈德祥：（又倾身想扑

过去，却落了空）怎么样？我要杀了他，王春树！

林秀枝：亏你还说得出口，兄弟！

陈德祥：去他的，兄弟。要不是他，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你说！

林秀枝：是不是春树害你，天知道。

陈德祥：好呵，又回来。你以为你们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瘸了腿，可不是瞎子！

林秀枝：你变态。

陈德祥：（扑过去，但什么也没抓到）我——（又作势想扑过去）

林秀枝：你不想想，你不想想你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你自己不行了，却每个晚上还要掐我捏我作贱我？

陈德祥：你不贱？你会和春树！

林秀枝：（抢到衣柜

前，把衣柜的门拉开，用衣柜门上的大镜子对着陈德祥)你看看你自己吧!还像个人吗?

陈德祥:(用手撑着上身，而下身却像滩败絮)妳作贱。

林秀枝:好，我作贱，那是我心甘情愿，但不会为你守活寡!

陈德祥:我要杀了妳。(回手捞拐杖，抓不稳，倒下)——咚!

△睡房外一阵暴响，撞门。

乌菊:(OS)你们羞不羞?要恩爱也不用搞到天下人都知道!

陈德祥:(从齿缝里迸出一句)我——要——杀——了——妳。

## 第十五场

时:日

景:水云茶餐室

人:陈竹脚，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

△一天的雨，黑水驿站泡浸在雨里。

△收音机开着，新闻过后，女广播员又在报告气象预测:东北季候风强劲，将带来豪雨。丹彭水灾再度恶化，丁加奴情况逐渐好转。今明两日，柔州有暴风雨，预测下周才会放晴。

△陈竹脚坐在柜台旁的桌前，把报纸往桌上一摆，脱下老花眼镜，伸手往柜台一放。陈德祥坐在柜台里，伸手拿了老花眼镜放进一个空口的大美禄罐里。

陈德祥:菲律宾的颱风向西北转向，遭殃的是台湾和香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天那么远。(啪的一声开了一瓶啤酒，斜斜的往杯里倒着)

陈竹脚:报上是那么说的，也没说一

定有影响。谁知道会不会变?天气呵，难说的。总之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下大雨——又喝?

陈德祥:(举杯喝了一大口)多少钱?

陈竹脚:我不是讲钱。

陈德祥:又喝不死。

陈竹脚:不死?烧肝!

陈德祥:那就喝死算了。

陈竹脚:你——(站了起来)最近怎么回事?(刷地又坐了下去，望着外面)

陈德祥:(把收音机关了，沉下脸)我怎么样?

△水云茶餐室里只剩下风声雨声。

乌菊:(从厨房走出来，到店门前张望了一下又转回去)从早上到现在，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林秀枝，李光雄和吴添福坐在店门前的餐

桌旁，望着一片风雨下的街景，濛白濛白，偶尔有一两辆重型罗厘经过，仿佛是受了伤吼着走的异兽。

陈竹脚:(回头望着陈德祥)就算喝不死你，你也要想想你那双脚。

陈德祥:下辈子吧!走路。

陈竹脚:你自己要是不振作，下辈子也走不了。

陈德祥:(一口把啤酒干了，把杯子重重往柜台一放)不要谈我的脚，好吗?

△林秀枝望了过来。

陈竹脚:也不听听医生怎么说，多伸展，多运动，不要喝酒吃辛辣的东西。

陈德祥:(猛摇着头)够了——够了!

陈竹脚:(转向林秀枝)妳——

△林秀枝走了过来。

△陈德祥撑着拐杖站了起来，蹭到柜台外。

陈竹脚:也不知道你

们是恩爱还是争吵，每天晚上夜半三更都给你们吵醒过来。

△陈德祥一拐一拐的往厨房走去。

△林秀枝瞪着陈德祥的背影，一声不吭，过了一会，重又坐到店门前的餐桌旁。

乌菊:(走到陈竹脚面前，斜斜的瞄着林秀枝)你看看，你的好媳妇。

陈竹脚:是她不好!(兀的站了起来)妳好!

乌菊:你这是干什么?

陈竹脚:干什么?得问问你们。

乌菊:你一年到头都磨在园地里，老天爷这几天下雨留你下来就莫名其妙——谁得罪了你?

陈竹脚:劝劝你的宝贝儿子吧!少喝点啤酒，脚才能下地。

△外面，风声雨声更大了。

## 第十六场

时:凌晨

景:货仓

人:林秀枝，王春树

△林秀枝呆呆的坐着，一抹路灯的光影从板壁缝隙打在她肩上。王春树:妳到底怎么了?

△林秀枝摇摇头，把解开了的上衣钮扣重又扣回去。

△王春树把她扳过来，俯下头，在她脖子上吻着。

林秀枝:不要了。(把王春树推开)

△王春树怔怔的看了一下，也挨着林秀枝的身子坐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点火。火光乍亮，他们坐在一个破木箱上。货仓里滩滩渍渍，到处都是积水。

林秀枝: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来?

王春树:怎么回事?

林秀枝:这几天，雨那么大。

王春树:那又怎么样?我过来歇歇，谁管得着?

林秀枝:我是怕——你

暂时还是不要来。

王春树：怎么回事？吞吞吐吐，又不说明白。

林秀枝：这几天断断续续下雨，我怕会淹水。

王春树：怎么可能呢？除了园地那里较低每年都淹水之外，这里是斜坡地——要淹，整个柔佛州都淹了。

林秀枝：(站了起来) 哎呀，你不懂的啦！

△王春树狠狠的抽了几口烟，把烟蒂一弹，斜斜的划了个弧，落在积水里。

林秀枝：我是怕——  
王春树：(把林秀枝拉过些，拥在怀里)——他？

林秀枝：(点点头) 他——知道了。

王春树：(把林秀枝松开，又掏出香烟，点上火，猛吸一口) 真的吗？

林秀枝：(点点头) 嗯！

王春树：妳怎么知道？

林秀枝：他自己说的。

王春树：他看见了？这里？

林秀枝：你那晚站在店门前的阴影下——也许，这里。

△王春树又把烟蒂斜斜的弹出去。

△林秀枝不住的摇头。

王春树：也好，这样也好，总要知道的。

林秀枝：可是，我——

## 第十七场

时：日

景：水云茶餐室

人：陈德祥，陈竹脚，  
乌菊，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邮差

△天刚刚有点放晴，没有阳光，还是阴霾一片。

△水云茶餐室祇有几个食客。

△邮差经过，将几封信交给站在店门前的李光雄。

吴添福：(伸长脖子望) 有没有我的信？有没有

我的信？

李光雄：有呵有呵。  
(扬着手里的信) 阿玉给你写信了啦！

吴添福：(一手抢过去) 给我，快给我。

△李光雄嘻嘻的笑，闪着，在餐桌间绕来绕去。

△吴添福在后面追。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挪了挪身子，一脸的不耐烦) 喂，拿过来，快点！

△李光雄赶快把信拿过去。

陈德祥：还小呵，追追赶赶的，像什么样子？

△李光雄退了开去，吴添福凑过来。

△陈德祥瞪着双眼。  
吴添福：(一脸焦急) 不是有我的信吗？

李光雄：没有啦！骗你的啦！

吴添福：我不信。她不会骗我的。  
(往柜台张望)

△陈德祥在翻信。一封一封看。

李光雄：做梦啦你，你以为你是刘德华？她会写信给你？

△吴添福还是望着。  
陈德祥：(抬头瞪了吴添福一眼) 不用魂不守舍，想讨老婆就找人说媒去。阿玉这样的女人不要去惹，别喝两杯酒就晕了头，做酒吧的没有几个好人，有些女人生来就是专门害男人的！

吴添福：(讪讪的笑着，退到一边) 我又没有——

李光雄：(走到店门口嘻嘻的笑着) 还说没有？

△陈竹脚和乌菊从厨房走过来。

△陈竹脚手里拿了一份报纸，到柜台找老花眼镜。

△乌菊坐到柜台边的桌前。

乌菊：天天都是这种鬼天气。南北大道通了人少

了，连老天爷也不可怜我们——吃老米罗！

陈竹脚：(戴上老花眼镜，望了一下乌菊) 胡说八道。

乌菊：我胡说？你不睁开眼睛往外面看看？你叫阿祥打开抽屉看，能有几块钱？

陈竹脚：好了，不要罗嗦了。

△乌菊气鼓鼓的别过脸去。

陈德祥：(把信拿过去) 爸，通知信来了。

陈竹脚：又要割电话？什么私营化？电脑化？老虎一样吃人，账目算不清，只有他讲没有你说，割对割错都要缴五十元——快点还去，免得花冤枉钱。

陈德祥：不是啦，是土地局的通知信。

陈竹脚：土地局？

陈德祥：唔。

陈竹脚：干什么？

陈德祥：叫我们去领支票。

陈竹脚：什么支票？

陈德祥：哎呀，爸爸，征用那块园地呵，上回去谈的。

陈竹脚：(一手把信抢过去，左看右看) 怎么说？

陈德祥：还不是上次谈的那个价钱。

乌菊：多少？多少钱？

陈德祥：(重看了一下信) 一共是——

乌菊：(一手将信抢了，四处张望了一下) 要死！

△李光雄，吴添福远远的望着。

△林秀枝从外面提了一纸袋的东西走进来。

## 第十八场

时：夜

景：睡房

人：陈竹脚，乌菊，陈德祥

△夜已深。窗半开着，

可以看到斜对面小摊档的灯光散着一团晕濛的亮光。

△陈德祥斜斜的倚在桌边。

乌菊：你也坐下来呵。

陈德祥：（把拐杖靠在窗边，挪挪椅子，坐了下来）

乌菊：说清楚，到底赔多少钱？

陈德祥：还不是上回说的那个数目。

乌菊：那我们不要，地不给。

陈德祥：妈，我说过多少次了？土地法典修正了。

乌菊：我才不管什么土地法典，上次我要和你们一起去谈，你们就是不肯，现在好了——我早说过向他们要多两三万。

陈德祥：妈，您以为去巴刹买鱼做酿豆腐？任您选任您挑？杀人家的价多少就多少？

乌菊：你说什么？

（气鼓鼓的）  
养你这么大，你怎么说这种话？

陈竹脚：好啦，不要吵啦！

乌菊：你以为我想吵呵？（忽然嚶嚶的哭泣起来）我天天做死做活，哪一天有好日子过？现在连这一点地也没有了，赔那一点钱，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们和谁说去？

陈德祥：妈，留着那么块园地也没有用。

陈竹脚：谁说没有用？没有那块园地，能养你这么大吗？你以为卖几块酿豆腐几碗汤面米粉能赚多少钱？你天天坐柜台，不知道？

陈德祥：这个我知道。

陈竹脚：明天不是要去土地局拿支票吗？看看怎么办。

陈德祥：上诉好了。

陈竹脚：还有天保那里。

陈德祥：天保是天保。

陈竹脚：怎么天保是天保？我们的园地连在一起，什么都一起，怎么分呵？

陈德祥：爸爸自己去和他说吧！

陈竹脚：你们年轻人就是那样，祇顾自己。

陈德祥：我怎么管得着呵？

乌菊：（抹干了眼泪）拿了钱，存在我名下。

陈竹脚：怎么？

乌菊：你老糊涂了。

陈竹脚：我怎么糊涂了？当时王阿土相信我们，他出了份子钱加入，手续还没办就死了——妳忘了？

乌菊：所以嘛，我说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如今王阿土在哪里？他老婆在哪里？还不跟人跑了？

陈竹脚：还有春树呵。

乌菊：春树？（鼻子哼着，一脸的怨气）还提春树？

陈德祥：妈——

陈竹脚：也叫了妳那么多年妈。

乌菊：我花了多少心血，吃我的，穿我的——

陈竹脚：好了好了，（压低了嗓子）你没把他折磨死就好了。

陈德祥：妈——

乌菊：你看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竟然帮着外人。

陈竹脚：王阿土和我可情如手足，一同过番，一同在这里打拼。总要对不起人家呵——春树怎能不分一份？

乌菊：做梦！这么多年，我白干了？

陈竹脚：做人要安份，要有良心。

陈德祥：好啦，不要吵

了。

乌菊：要分钱，等我两脚伸直了再来吧！

## 第十九场

时：日（午后）

景：公路边茶档

人：陈竹脚，天保，茶档主人

△天雨。茶档里除了陈竹脚和天保两人之外，就祇有那个茶档主人。

△茶档主人懒洋洋的守着一锅热水，正自闭目养神。

△筑路工人都没上班。从茶档望出去，公路湿漉漉的，有些地方还泥泞一片。拖拉机、割路机，和几辆无执照的短程运泥罗厘停放在一边，陈旧肮脏，扣着阴沉的天色。

天保：你的意思是，我们得上诉？

陈竹脚：是呵，阿祥也这么说。征地，吃亏的总是我们。

天保：好吧，那就照你的意思办，

改天找阿祥一道去。

陈竹脚：真是不习惯呵，地没了。有时候早上起来，还匆匆忙忙把机车推出来，拿水壶带面包，弄了一半，才猛的想起，园地已经不是我们的，还去干吗？

天保：我还不是一样？我倒是不时回去那工寮，坐下来看天看水看那一手种出来的果树。你也可以不时回去看看呵。不过，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好看了。

陈竹脚：为什么？

天保：我儿子老催我过去。

陈竹脚：阿健孝顺。

天保：孝顺什么？有些事不说你不知道。

陈竹脚：阿健有本事，能在新加坡安居乐业，哪像我阿祥，一点

上进心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只会喝啤酒。

天保：阿祥心情不好，怎能怪他？坏了腿——你还有春树呵。

陈竹脚：春树，说走就走了。

天保：他会回来的。

陈竹脚：也许吧。

天保：他开联结车。

陈竹脚：你怎么知道？

天保：前些时候我在加油站遇上他，聊了一下。

陈竹脚：(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老罗——想抱孙子，难罗！

天保：有孙子又怎样？我这个老骨头，和他们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去了几趟，窝在高楼的组屋里，闷都闷死。

陈竹脚：总得适应的，总不会比我们当初来这里熬日子苦吧？

天保：那倒是。

陈竹脚：你这一走，我可就——

天保：老哥呵，我还是会回来看你们的。我那半芭的木屋还留着，还有我那女人——真快呵，她一走，也七八年了。清明时节，总也得去看看。

陈竹脚：真快，几十年就过去了。

天保：想当年(摇摇头，苦笑着)

陈竹脚：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

天保：这么近，要回来还不容易吗？

陈竹脚：当你回来的时候，南北大道也许全通车了。

## 第二十场

时：日

景：公路

人：王春树

△天色迷濛。

△公路上的车子来来往往。南北大道就在附

近，还有好几段尚未通车。

△王春树开着联结车，载了满满的一车货，用深绿的帆布密密的盖着。北上北海。

△联结车快到南北大道的入口时，王春树放慢了车速，摸了摸口袋。

△再走几公里路就是黑水驿站。

△王春树犹疑着，车速更慢。一辆一辆的车子超越他的联结车而过。有的还猛揸喇叭。

△王春树忽然加快了车速，联结车转进南北大道。

王春树：(喃喃自语)回程吧，等我从北海回来。

△南北大道在丘陵地延伸，犹似一匹飘展的布幔。

△联结车在布幔上飘流。

△王春树扭开收音机，歌声流了出来：犹似一只奔走大地的狼  
在稜线嶙峋的天涯  
吐纳血色落日

终究铸成弦月一钩  
我遂以此悬挂风雨为帐  
逆境当床  
我从不等待千年梦醒

明朝  
自有我的方向

△王春树跟着轻轻的哼起来，他喜欢这首歌，那男声沙哑低沉，充满了男性魅力。唱的听的，都成了一头狼。

△王春树点上一根烟，一口一口的抽着，不及一半，就把它弹到车窗外。

△前路一片濛白，下雨了。联结车一头冲去，整片挡风镜冲着一片雨幕，雨刷一扫，打出一扇，一扇迷濛的前路。

△王春树把联结车开进大道旁的休息站。

△休息站里已停了几部车子。

△王春树坐着，车窗外的雨景很美，像一幅水墨画，轻巧空灵。

△王春树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他慢慢的抽出信纸，有点皱，摺

叠了好多遍。

林秀枝：(OS)你是个男子汉，走遍南北，该有决定——你是个男子汉，走遍南北，该有决定——你是个男子汉——

## 第二十一场

时：夜

景：睡房

人：陈德祥，林秀枝，乌菊

△陈德祥斜倚在床头，两眼睁得大大的，下身瘫屈着。

△林秀枝坐在床尾的地板上，身体窝屈在一角。

△头顶的小灯泡打著昏晕的光影。

陈德祥：妳要离婚？

林秀枝：是的，我要离婚。

陈德祥：休想！我们陈家的人，从来就不离婚。

林秀枝：陈家？你们陈家有几个人？

陈德祥：那妳别管。

林秀枝：你只是爱面子。我们这样子拖下去，到底有什么意思？

陈德祥：哼，什么意思？我不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快活。(伸手捞床边的拐杖)

林秀枝：(瞪着，挪动了一下身子)你想干什么？

陈德祥：我想杀了你。

林秀枝：(沉默了一会)阿祥，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陈德祥：(沉默，忽然阴阴的笑起来)求我！妳也会求我？

林秀枝：是的，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陈德祥：放妳一条生路？那谁来放我一条生路？(伸手摸着下身)

林秀枝：你不要老记恨



那件事。

陈德祥：不记恨？好啊，不记恨，还我一双腿来！

林秀枝：你不能老把这件事推在春树身上。

陈德祥：怎么？不是他？不是他？

林秀枝：没有人愿意出车祸。

陈德祥：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扭曲了脸）是你们——

林秀枝：你不要冤枉别人。

陈德祥：我没有冤枉他。从小他就爬在我头上。

林秀枝：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没用？什么都不如人。

陈德祥：我不如人？我不如人？我是陈家的儿子！

林秀枝：他也是。

陈德祥：他不是，他不是，他不配。他姓王。

林秀枝：他叫你哥哥，他叫你父母阿

爸阿妈。我们

在一个村子里

长大，谁不知道？

陈德祥：妳当然帮助他。

林秀枝：不是我帮他，是你自己站不起来，是你自己卑鄙。

陈德祥：我卑鄙？卑鄙得过妳和春树？

林秀枝：我根本就不爱你。你自己知道。

陈德祥：不爱我？现在才来说不爱我？为什么嫁给我？

林秀枝：你要不在汽水里下迷药，你要不玷污我的身子，我才不会嫁给你。你在做梦。

陈德祥：妳——

林秀枝：你不是爱我，你是作贱我，每个晚上你都作贱我！

陈德祥：妳——

林秀枝：我们离婚吧——我爱的是春树。

陈德祥：妳——（捞起拐杖甩过去）——咚！

乌菊：（OS）要死了！（一阵插门声）

## 第二十二场

时：日  
景：银行内  
人：陈竹脚，乌菊，陈德祥，银行客户等

△银行里挤满了人。  
△柜台外，全都堵着人。看存摺，数钞票或是焦急的等待。等待的队伍各色人都有。有的沉默，有的说个不停。像巴刹。

△柜台内，职员低着头，对着电脑，偶尔抬头和柜台外的人说几句话，数钞票。面无表情。

△陈竹脚，乌菊，陈德祥挤在一起。陈竹脚一脸的茫然，乌菊的嘴张张合合，陈德祥眼神呆滞。

乌菊：（接过存摺，忙又递给陈德祥）看清楚，看看数目对不对。

陈德祥：（瞄了一眼）  
对啦！

△乌菊拿回存摺，一脸的笑，把老皱的脸挤成一个柿饼。

△乌菊走在前面，陈德祥跟在后面走向银行的大门。

△陈竹脚仍愣在那里。

乌菊：（翻回头，向陈竹脚）走啦！

## 第二十三场

时：日（与第二十二场同）  
景：银行外  
人：陈竹脚，乌菊，陈德祥，路人

△天色阴沉，大雨即将降临。

△银行在一排店屋的最后一间。不远处是一间加油站。

△银行的自动门开开合合。路人来来往往。

△乌菊手里捏着银行存摺，走过加油站，朝向马路另一边的巴士车站走去。陈德祥撑着拐杖，紧跟在后面。

△陈竹脚木无表情，走到加油站骑了机车，

一溜烟的走了。

乌菊：（瞪着陈竹脚的背影）谁得罪了他？

△陈德祥停了下来，望着。

乌菊：这下子可好了——你要记住，上诉的时候，要多几万块钱。

陈德祥：妈，不能想要就要的。

乌菊：那怎么办？白白的给他们吃了？

陈德祥：看着办吧！

乌菊：真是没用，上次要是我县公署就好了。

陈德祥：妈——爸爸这次很不高兴。

乌菊：不用理这个老糊涂了，他懂什么？祇会帮外人。

△他们越过马路。陈德祥停了下来。

乌菊：怎么？脚又痛？走不动了？

陈德祥：不是。我总觉得——

乌菊：要是不舒服，现在就看医生去——店里又没生意，这种鬼天

气，谁来吃东西。

陈德祥：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

乌菊：你怕什么？

陈德祥：不是的。我是想——爸爸的意思是要把钱分一半出来。

乌菊：（扬了扬手里的存摺）钱在我名下，谁分得了？

陈德祥：春树要是回来呢？

乌菊：那时候他还小，他懂什么？要不是我可怜他妈跟人跑了，要不是我可怜他早早死了父亲，谁能把他带到这么大？忘恩负义！

陈德祥：爸爸可不是那样想，老说和王阿土情如手足，什么都不计不较。那块园地，王阿土虽然没有名字，但他有份。

乌菊：那是王阿土蠢，蠢得连老婆都跟

人跑了。

陈德祥：可是，还有天保。

乌菊：天保？天保知道又怎么样？

陈德祥：人家也会说话。

乌菊：说什么话？你念过书，不是什么都讲证据，讲法律吗？那一张地契上可有王阿土的名字？说呵？说呵？

陈德祥：我总觉得——

乌菊：你讲良心是不是？我把春树带大，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如今说走就走了。他的良心在哪里？

△陈德祥沉默着，继续往前走。

乌菊：喏，我和你说清楚，钱的事不要和我再提，也不要和你老婆说。我看她，越来越不像样了。

△陈德祥又停了下来。

乌菊：怎么？(阴沉了脸)说到你老婆就不高兴了？

△远远的，巴士开了过来。

## 第二十四场

时：日

景：水云茶餐室

人：乌菊，陈德祥，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

△黄昏时候开始下雨，而且雨势越来越大。

△水云茶餐室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个食客。

△李光雄，吴添福在店门旁聊天

△林秀枝坐在一张餐桌旁往外张望。路上没有行人，不时有车辆呼呼的驶过。

△乌菊坐在柜台旁，气鼓鼓的，不时瞄林秀枝一眼。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喝酒，不时的看看手表。

△柜台上的电视机开着，荧光屏上闪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造噪音，没人看。

乌菊：真是老糊涂了，现在都几点了？从银行出来就不见人影。

陈德祥：妈，会不会

乌菊：会什么？还不是找天保打牌去了。

陈德祥：爸很少打牌的。

乌菊：不打牌还不是喝茶，还能干什么？

陈德祥：会不会谈征地赔钱的事？

乌菊：还谈什么谈？要谈到县公署去。真是老糊涂！

## 第二十五场

时：夜

景：水云茶餐室

人：陈德祥，乌菊，林秀枝，李光雄，吴添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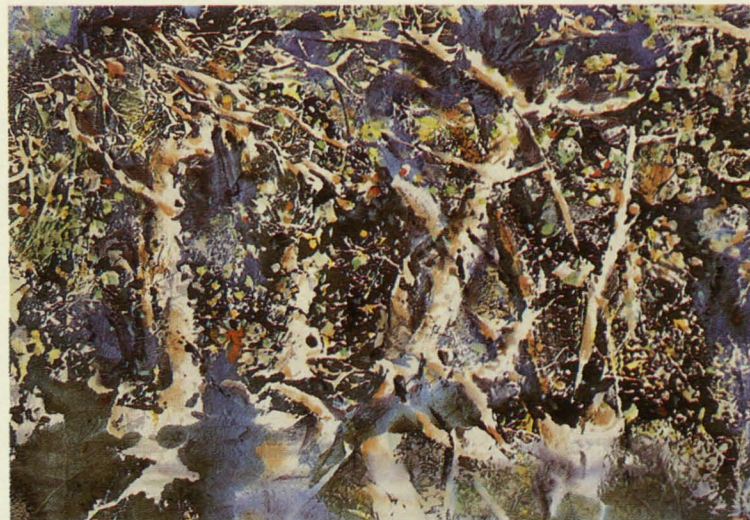
△雨仍下着。

△路灯亮起，雨斜斜的落下来，映出一晕美丽的光影。

△水云茶餐室关了门，好些商店早就关了门。

△陈德祥坐在柜台里，一脸的焦急，不时看看挂在壁上的挂钟。挂钟指着八点十分。

乌菊：(站在窗前往外望)这老糊涂，



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

陈德祥：从银行出来到现在，生气也不是这个样子。妈，我看——那钱。

乌菊：什么钱？(瞄了一眼厨房，别开去)要不要报警？

陈德祥：都还没有二十四小时。

△林秀枝，李光雄和吴添福从厨房走出来。

乌菊：东西都收拾干净了？

李光雄：干净了。  
吴添福：垃圾还没倒，下雨。

林秀枝：明天倒也一样——我是担心，(犹疑了一会)会不会到园地去了。

乌菊：也难说，这老糊涂。早就说了这园地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还去，还去——

林秀枝：总得体谅阿爸的心情。

陈德祥：(吼过去)妳懂什么？

林秀枝：阿爸是心里放不下那块园地。

陈德祥：爸爸和妳说了？

林秀枝：(望着窗外)有些事，用眼

睛看就够了。

乌菊：(瞪了林秀枝一眼)妳了不起！

林秀枝：我担心园地淹了水。

乌菊：(忽然紧张起来)进入园地那道木桥，好像快要断了。会不会？阿祥——

陈德祥：(捞了拐杖，挣扎着站起来)妈，我怕——

乌菊：我们得赶快去呵。

△水云茶餐室里一下子变得冰冷，每个人都紧张起来。

(上)

# 明天起你就来上课

文 / 于青

图 / 朱红

最近一次离开胡老师的家，她送到门口，一再嘱咐：

“你带着我这封信，见到吴门先生，就交给他。”他就会说：“明天起你就来上课！”

轰轰的列车声，并没有打断我的思路——

和胡老师学了好几年古筝，在琴艺上虽还未臻化境，但也已达到一定水平。这次上司派我为驻 H 市的商业代表，离乡背井倒是无所谓，习惯了就好，只是若因此长时间没接触古筝，那不就日久生疏了吗？于是，胡老师遂替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去拜见 H 市一位著名的古筝老师。

他会是一位严师吗？他会看完信后，说：“明天起你就来上课！”？

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我走进吴老师家的胡同，左弯右拐的路仿佛永远也不完。

更近了，却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在休息，不练琴？

更近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女走出来。是他的学生？

对，就是这间，门牌号码对了。门没掩，里头黑漆漆的。

“你找谁？”一个家庭主妇问我。

“这里是吴门老师的家么？”

“他在里头。就在门帘后面，你只要掀开它就行了。”

“你是——”

“哦，这里是两户人家。吴门他单身，住后头。”

我跨进门槛，惊讶地发现一个满脸于思的男人坐在床头上发楞，一架亮黑的古筝就摆在他面前。整个“房间”的面积也就是这么大了。

我恭敬地把信交给他，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接。这时，我发现他的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都少了一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一阵声音：

“明天起你就来上课！”

我不知道我怎样回答。真的，走在路上，我的头脸昏乱极了，冰心老人的一句话突然“冲”了出来：“十年动乱，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